東選品節 寅
表箋中

東選品節 表箋

幸学命講經諸生謝 許難題表○成上田 恭惟謂大学爲禮義之本三代共尊而仲尼乃帝王之師百世同敬遂追先代已行之典因發聖人獨見之明中飭官司新修禮度尊德樂道屈至貴於賢関引儒講經極深源於聖閫下逮微臣之輩輙陳請問之辭如莛撞鍾固難窮於聲韻以蠡測海曷得際於洪深但親日月之照臨頓釋胷襟之疑惑伏遇天縱之能日新其德鼓舞四方體乾旋而坤闢作成多士實魚躍而鳶飛討論經文發明道妙臣等敢不勉其不及講所未聞游泳聖涯庶報生成之造翺翔藝苑敢忘教育之恩○諸生謝遊燕表○郭東珣 伏遇襲高之爵厲文之聲誠則明矣既能致

廣大而盡精微神而化之固將一道德而同風俗當去聖之遠述
墜地之餘謂其所過者必化莫若以身而自先始至橋門屏去
警蹕乃升師席親奠豆觴仍命鴻儒俾陳大訓賜以廣庭延
見漢博士之官飲以靈芽遍及魯諸生之列更紆玉色俯顧黌
堂博帶褒衣親奉翠華之下菁莪菁沾久留天日之光賁藻
儒林光華史筆臣等久貴大烹殊無上報值萬世之幸會對
一人之宏休〇學表 又淵幸 鳴蹕下天駐杏壇之白日談經膝席擁闕里
之青衿蠭以天下均是性也性非教化不明王道必由學乎學以經
術為本豈一日而廢哉自三代以共之洪惟先代之右文高出百王
之稽古伏遇孝悌通神明儒雅出天性識道自己措之事業於

無窮執古御今順其性命而各正枉黃屋於上庠謁素王而北面親
臨經幄延見師儒講無逸篇舉三宗而鑒戒復辟雍制定一
代之典章臣等瞻玉色於咫尺無異簡子之夢中獻聲言於軒
墀有同輪扁之堂下但相顧以驚歎至或垂於涕淚已 謝遣兵殄丹賊兵起居表 又李仁老
伏念臣猥將叢品介在甚隅早蒙策封謬傳家之負荷恩
遣丹寇擅入京而侵凌其為殘酷也尤深切欲剪除而未遂
豈謂曲軫中宵之念俯憐下國之災還遣官軍旋摧賊陣
致群兇之顯戮與兆姓以同歡臣敢不載彈向上之誠歸美以報
仰荅匡滙之惠永矢不諼已 琴諫議謝內知貢舉表 又李奎報 棘圍考藝宜推博大
之儒楓甚疏恩誤及庸虛之品伏念臣識謝辨麗才慙吐鳳

幸逢風雲之嘉會得依日月之末光玉堂承允叨忝內相之
名華省山宰資猥備諍臣之數而雖策於疲駑萬無一補学
亦蔑於葛履十有九忘每躡文章之任不堪俯仰之態豈意至
仁曲收舊物忽降絲綸於宸極俾司旗鼓於文場謾汗難迴
強顔自處此蓋我聖上謂僅有露塵之効故委以衡石之權臣謹
當仗旁燭之皇明礪下愚之天性乙擧表謝知貢分桂之權實因大手
出綸之命誤及幺麼伏念臣爲儒腐爛賦性悾悾弱冠策名
愧莫書於金榜中年筮仕幸得玷於玉堂髮甚蔑亨鶴腰未
綰犀及遭聖日之昇始展天衢之步久居制職未嘗答藻於
列謨再爾進闈又莫網羅於英俊世所許爲儒臣有未一

經臣獨負何奇才乏今三忝此蓋謂愚臣頗力於讀書奈今
日俾臨於試士臣謹當研精考藝儻收抱璞之家盛飾入
朝有補衮衣之化乙衍因知貢峯表竊以知人不易自古非今妍媸長短則
見之可知枉直賢愚則意思一時難度豈以才藏於貌智隱於心
者欲拔張詞律之科欲試胷襟之蘊然文是而質非者有矣或
戲而行倫者在焉不惟臨紙之時終日反覆而自惑抑亦放榜之
後畏人毁譽之何如如臣者附贅朝聯忝塗文苑學無根據而
浮虛不實命與時來而騰躍旅前無越資階歷更清要此蓋
政尚右文仁能護短敢不力所可當心不暫弛入山而擇衆木非
大匠雖難判分過市而見奇珍在常人猶知愛悅苟有可觀

之作者亦何終昧而無棄焉。謝除知門下省事戶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表 器盈則傾乞避

論思之位汗出不返申加慰藉之詞伏念所自業者文章猶未擅雕

龍之手矧不閑於軍旅何嘗有汗馬之功既不適方圓之用又莫

斟進退之機豈謂匪殘之物得遭明聖之朝屢荷遷除輒超資

級方佩銀章光拜鴻樞之寵還腰金印超叅鳳閣之遊坐席

未溫頭銜忽改。謝除樞密院副使左散騎常侍寶文閣學士表 伏念文拙速而訖無好詞人

或安許書泛觀而未至精析世豈盡知由此得其虛名夫何遽

於上聽以所闕詞林之清選尚足償男子之夙心矧茲樞密之司

本匪凡庸之望敢圖異渥遽及微躬霜鬢兩垂縱曰形容之枯

槁金衣雙引忽爲逢叅之光華。晉康侯謝駕幸第亭曲宴次賜御製表 伏念本無

遠識生幸盛時五等叨封久荷岐山之重一區卜宅粗期蛙井之
眺唯此小亭頗宜遠眺萬景莫逃於眼界四方堪撫於掌中負
暄欲獻於至尊計雖踈矣禊水幸當於嘉節恩可負痾坡
忘僭越之誅敢貢游觀之請過蒙宸睠許枉天臨妙舞清歌
愚微未於國色宗親通輔唯㕘侍於賓筵舜樂方諧高鍾
屢釐緣聖情而播添濃御墨成而一扁得鳳詞華回鸞筆
勢顧尚榮於瀛觀敢妄意於賡歌勤以黃金掛諸華閣二
十八字宛同列宿之騰光百千萬年烏有靈珠之韜彩乙 黎川文儒 六官謝宣
賜表
臣等伏覩駕幸晉康侯茅亭御製之聖什謹和天韻伏蒙宣
賜酒果肴鼓缶俚音仰繼薰風之曲出綸明命遽推湑露之恩偃

俵拜嘉湊兢失措恭惟文思天縱制作日新當國家閒暇之時樂天地清和之節排紫霄之仙仗駐丹蹕於侯藩執顏益喜鳳藻摛華繫六義之根源掩三辰之文彩刻成玉字堪方禹穴之書流入鳳篇當配舜庭之樂臣等自忘鉄角之才敢續煥乎之作日月出矣雖爝不息之微光乾坤廓然曲示有容之大度仍加異奬繼以珍頒味兼風蕭之嘉羞酒實霞觴之滋液顧惟何幸忽被茲榮

任相公濡謝除樞密副使吏部尚書表

伏念臣而藉山苗之有麻早康門廕杜乃惠海棗之無實始涉儒書然未純游刃有餘但不免面墻而立叨緣戚屬揚歷崇班以俗学無用之軀挾衆人易疑之勢所難杜者群言決不謂之公選顧糜俸祿三歲至千自計切於萬

外無一毗猶滿溢常恐顛隮敢冒鳳停之優辭又擢鴻樞之密
地中無銓部得品人才無德以堪人雖措之不可違命則忖臣亡
難於固辭沐膏雨之霑滋凜薄冰之兢戰伏遇總攬群材裁
成大化體漢帝之爲政雖周何加法蔗王之禮賢自愧而始○宗室謝
除守司徒廣陵侯表 明倫不反固殊制葉之封淺器易盈懼過飮河之腹臣
徒託乾坤之造粗免踣顛坐縻祿廩之豊盼微報効偶緣天幸
復被聖知自從蘭坡之遊陪營衬鄕眷何意楓宸之遼寄又施
萊侯以政修而七政齊何德可致一命僂而再命傴以榮爲憂
方拜章而乞辭復降詔以敦勉伏遇仁親九族智燭群心用人
若文王之時於周爲盛列長土如高帝之約非劉不封○王妃受冊後謝太后表

伏念聿遘聖辰濫陪宸極素乏河睢之德未符筳燕之祥虛
荷恩憐訖徵報効敢忘睿眷不捐箕帚之勞驟霈洪私俾
受禕褕之寵爲榮莫大何德以堪伏遇王太后殿下功茂塗山賢
躋太姒早修婦道備嘗内職之勤雖至母臨尚記中宮之逮肆宣
異渥庸賁辰資○（公主謝下嫁表）伏念妾質謝猗蘭姿虧穠李託仙源
之潛早貴生成依聖日之昇例蒙恩賞腰懸銅鏤口食膏田望
已過於分涯固難論報身不離於左右誓篤承顔豈意宸慈曲
循古制遷納委禽之聘遂成占鳳之祥伏遇政尚齊家化先理内
念人倫之端始莫重婚姻貴息女之賤微俾諧伉儷妾敢不心
處帷薄步節環佩率禮無違事舅姑而思順息蔽致敬奉

君父以竭誠。忠惠王謝聖朝遣州臣討平逆賊表 伏念世承箕子之封舊接契丹之壤曾未有与我釋憾之攻廼今舉如此無名之兵闌入封疆大殘人物顧蜂毒之滋甚出虎旅以莫除豈謂義篤恤隣仁深字小勅降鷹揚之衆殲平蟻聚之徒偽王自斃於城中殘孼悉降於鉞下函生再活舉國歡呼 臣敢不祝天壽之無彊必酬萬一述臣職而藩內罔有二三。知奏事金若先謝東宮嘉禮表。金良鏡 竊以娶妻須忌於同家擇地必資於異姓是謂禮也何莫由斯不啚聖代枉辱臣家伏念臣鯫淺無能駑頑不學但賴姻親形勢之異早參皇朝華顯之聯風虎山西驟陟爪牙之秩雲龍日下叉叨喉舌之權勅教童孩之屋兒升配元良之盛德野樹接月中之桂理連一枝行潦通天上之河波涵九里此

蓋義重承祧心專啓嫡念微臣是鷄林宗室之後裔而賤息爲
鼇戴功臣之外孫玆欲崇功德於一時于舊恩榮於萬世敢不青宮
千載克揄羽翼之功紫極萬年益盡股肱之力○謝恩起居表○金坵 伏念臣父
荷聖慈度供侯服曾謂九霄之路邈矣難攀昨乘八月之槎忽
然易到非至仁之專恃則安敢如歸於父母雖小國而親朝則尚然
助顯於聖明繫一時之幸逢實萬國之同羨次何圖眷寵出常
鈞道逢館待之既豐朝夕餼牽之尤腆中都陌上許容鶯囀之
朝萬壽山頭再賜鹿鳴之讌及其返也賜臣以衣帶鞍馬駱駝等
又輟通臣而爲伴俾臨歸路以護行果往無恙而還豈惟受賜之
一行咸戴禱祝抑亦聊生之餘唯顛倒懽欣○謝釐降公主表 伏念臣深緣

宿刼生幸昌期四年入侍於宸庭萬邦爭羡之恩遇一朝連婚於
皇息千古罕聞之眷憐仍許藝藩旋令熊國尋降肅雍之車
服穩徑遐遠之道途惟此生靈悉均慶快三韓民物洎今有情於
庇依萬葉子孫洎後相傳於翊戴乙上東宮謝宴戚熊樓賜宴樂与賢共
鳳翰摛藻儼若天成竊以自古承祧而正本皆先嚮學以邇光漢儲
招園綺於南山並令講德魏嗣集應劉於東閣相与賦詩西堂宴
喜之作則江總應令禁苑餞別之章則褚亮奉酬如茲歷世之流
芳未可單辭而備記本朝文堯子舜師呂保伊綦惟五種聰明三
至孝敬氣稟胎教生知道德之純習与性成富有文章之煥乎乃
崇賢尊老樂善好詩爲憐請退之耆儒寔示償勞之寵睠屬

黄花之商律開蒼竹之震宮詞苑摛英釋林抽秀特臨蘭殿星羅水陸之珍羞俄動玉毫露洒雲霄之寶唾星斗森芒於掌上笙簫發韻於耳邊夫何富貴之嬌姿還有清新之峭格比如蕙采初華之芳藥半拆紅房檀粟一樹之珊瑚繞離珀若海和者蓋寡傳之無窮奚止三韓之慶賴實惟萬代之休稱伏念猥忝陪僚獲忝盛集池蛙鼓吹懸賡廬巢之音海鳥盃盤愧饗太牢之味

成柳擬謝左右衛上將軍表

勞輕報重如蚓餌之釣鼇羅修榮踰類麟皮之裹鹿牢辭未極曲諭彌敦伏念承世祿于朝自貿科而仕幸今掃燼天之積禍果有成衛社之微功斯乃倚於皇靈實非関於人力豈圖非分過踈異恩不惟得與於絲綸至亦叨忝於釣履本惟駑緩但期

冗食於詞林敢意雄飛反取虛聲於兵幄得此兩眞於文武顧非
萬幸於平生祇荷訓章唯知感泣○謝聖旨起居表○李爾瞻垂髫比上三年別荷
於眷憐銘骨東歸一日何忘於請祝謌謌之命用示恩威眄眄之資
徒增感愧伏惟在衡若舜弛罟如湯克類克明參兩儀而立極以
寬以簡一四海之歸心臣猥將總角之年親奉垂衣之化顧遣家
之不幸墜無地以自安特降鳳綸委以藩宣之寄載馳龍節申其
策勵之辭豈惟臣庶之等欣實是宗祧之攸賴茲蓋義敦柔遠仁
務恤孤念齊桓尊王之功欲存後裔使蔡仲繼父之業以蓋前愆○
謝功臣號起居表千載一時欣戴自天之命四方萬國瞻聞稀代之榮欽惟
以簡臨下惟精執中率祖攸行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順帝之則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至如草木之生成皆是乾坤之休養伏念受從
弱歲獲覲清光充宿衛於龍樓既無絲毫之補褻著宣於鰈域
無微尺寸之功何啚十有二字之褒譔及百無一能之品茲蓋記累世
勤王之效憐愚臣戀主之誠特垂綸綍之言用比影鍾之刻○謝銀字圖
碑起居表 聰聽必卑天豈鶴鳴之相阻睿恩偏重山淵蚊負之可勝伏
念適因賤介之還迴与先臣之賜重書六軸屬使命以有憑銀字
三符報軍情而無滯茲蓋簡臨寬御厚往薄來推博愛於遐氓
視同內地記微勞於上世極及後昆○享元紀禮宴後謝起居表 乾坤邈矣敢期呼
籲之聞草木微哉忽致恩榮之沐伏惟遵祖宗之興禮雖舊惟
新擁廟社之休祥於斯爲盛兼屈聽卑之鑒克敦字小之仁眷

言出日之邦生我俔天之妹美鍾坤順遵母儀於六宮慶毓嘉
明固邦本於萬世於是締璿源之貴戚馳玉節之重臣陳飲食以
賜歡賁金帛而將意旣醉以德為永好於舅甥不顯其光想歆
覲於夷夏。居表。鄭誧 永陵復位謝表 伏念不學無術莅事惟煩頃承先臣王
器之言適值仇家射鉤之禍 謂曹頔亂 忤嫌可託喜入覲於明庭萋斐
橫生忽見猜於臣室 謂大師伯顏及右頔黨事將不利於王 蹈憂危之不測懼誣罔之難明
豈期聖主之原情登見愚臣之非罪特迓清問仍賜寬恩驟頒綸
綍之榮復襲箕裘之業玆蓋乾行以健離麗而明體舜帝堅
讓之仁遵世皇立長之義。上大元皇帝謝賜復土田表。釋宓菴 澤下層霄春迴枯枿
淺兢失措荷戴難任恭惟闡一視同仁之化比冒海隅得四方嚮

內之心光宅天下伏念性行迂踈襟靈淺鄙猥以祖門之踵後濫
爲釋苑之指南茲寺也五世叢林六和淵藪代弘禪髓恒令衆
席以無虛素之土毛常患食輪之不轉頃蒙先后之憫此截割
公田西錫烏自茲支命以聊生謂可安身而弘道及值使華之初
屆點出軍須逈尋官籍之舊傳例收田稅衆多食寡事迫
勢窮然外國邈隔於宸居下情難聞於天聽豈意廓包
荒之量迴燭遠之明知臣祝聖之積勞念臣浩法之微効優
垂新綍俾復舊田恩旣出於尋常感何忘於頃刻臣敢不
倍輸誠而戴異仰益勵衆以熏修誓將蒲柳之殘年恭薦春
椿之遐筭○表○李穡 謝復位起居
恩還爵秩事辨冐誣感動于天涕零

如而竊以奸臣之實欲盖而彌彰上下之情終通而難屈云云因
懷廢臣之心遂肆欺天之計表箋禮物公為白日之奪攘符
璽捷書卒沮明庭之論賞既自牽陰謀之中又必欲顯罰之加
而臣孤囚山海之間極目雲霄之表剝膚雖切素節何移顧影
自傷赤心誰諒惟冀悟於萬一以忍死於須臾果天道之不差
而罪人之斯得旌別淑慝特須當寧之言振肅紀綱丕視錄
功之載星軺聿至日角若臨譯貝錦之前疑已為多年復藩
屏之舊職蓋忝殊榮矧又宮錦畫鮮仙醪春盎豈意非常之
寵薦加不肖之躬茲盖懷遠以德之猷存去邪勿疑之念察
彼蔽聽而明其冒屑異泥之責憐臣敵愾而賜以有光前烈

之褒○表 謝恩 渙發綸言俯頒殊錫恩出非覲心慚拜嘉伏念猥
將斗筲之材叨守箕裘之業屬中原之板蕩殊失依歸逮上聖
之作興益勤欣戴顧以山川之懸遠尚稽江漢之朝宗豈知曲
賜包容優加鎮撫龍節東飛於鯨浪天章下燭於鯷岑宗社
既榮室家相慶恭盖天地平成繼五帝三王而立極翔南
聲教奄九州四海以爲家○箋○李詹 謝御衣酒 恩如河海之深自天有命
身之絲毫之報無地可容恭惟發號施令令出惟行崇德報
切切疑惟重何圖睿睠濫及孱身特宣密勿之言兼致殊尤
之錫玉壺中鵝黃酒恩千里之春風寶藏重襲孤白裘眞一
朝之佳貺既優承於宣勸茲反顧以自銘○箋 謝恩 乾龍統天允

廻天恩之德晋馬接日優承錫与之私况値畳稠宜加兢悚伏
念臣寒门賤裔眞派末流澁师遠遊殆于今三十年矣自彼至
此曽不知幾千里兮頃因使旆言旋亦預同舟俱發心既專講信
修睦身不憚涉險遍高名尋父母之邦實慕君臣之義類晋
人之出峽地隔桃源同漢客之乘槎路通銀漢謹致辭於執事
乞歸覲於南州豈期旒纊之聰濫及水雲之老發廩粟以賙
乏之仁聞遠施賜綺饌而宴親懽情交暢欽惟聖學緝熙淵衷
恭默發政必先於孤矜視臣無異於遠近臣謹當風雲際會永
懷三錫之優香火朝昏切祝萬年之美乙乙 賜几杖謝箋 成砳璘 乾坤育物
不遺樗櫟散材雨露施恩覃及桑榆晩景沾纖各正性命老幼

咸遂生成伏念一介腐儒四朝舊物何圖几杖之賜荐加斗筲之
資幸依日月之末光切叅佐命愧涓埃之小補褒以揄忠雖在
懸車猶霑寵廩冬生同原壤之無述殊錫比孔光則有加枯槁
生華皮骨再肉茲蓋至誠無息大度有容憲章動法乎古先
禮貌尤隆於耆耉鳧臞短弱行攜鳩刻之輕鮐背瘠消坐倚
烏皮之穩慈踰怙恃保若提孩謹當仰體洪私俯忘沉痼禝
將望秋之蒲質居效向日之葵心○○謝賜樂表 ○下手段 竊念奚邦遐處
荒服旣聲律之未解且制作之難能曩在洪武之初特奉高皇
之賜顧歲時之已久至樂缺而不完每當祀事之陳而有臣心
之慊豈期今日忽被洪私非舊惟新偉八音之俱備盡美又善

誠萬世之永觀感徽宗祐事光簡策茲蓋至仁涵育大度包
容體軒書之褒表稽禮經之易俗遂令庸質叨荷竊恩謹
當于祖于社用陳五聲之諧曰壽曰康願効三祝之獻乙壽康殿謝勅書
賜宴表
竊念性質庸愚器能鄙拙幸值聖神之御統獲叨茅土之分
封十六年間未效絲毫之裨補三千里外每承雨露之霑濡比以宿
疾之屢作艱於治事之靡遑敢具情由以勤數奏遂蒙閔允俾
解繁機既自幸病身之優閒且感愚息之榮顯何期使命之
至特被寵光之加天語丁寧顏不違於咫尺華筵醉飽澤下浹
於肌膚俯伏以讀涕泗交流矧茲神人相慶溢喜氣於東方簡
策詳書流美談於後世蓋未忍遽捐於舊物爰此曲軫於

深慈○（武科及第謝恩榮宴箋） 聖明在上求士無方臣子承恩撫躬知感竊
念學止記名資非超乘未嘗曉縱横之畧祇自速惚懶之譏
豈意捷科而霑錫宴玉壺御醞暖浮千里之春紗帽宮花香
浥九天之露況酣薰骨顧盼生輝茲蓋大度包荒至仁於下
故將駑鈍獲荷鴻私謹當勵討聘謀思効漢臣之心腹折衝
敵愾願爲周士之爪牙○箋（謝恩） 伏念山林冷族韋布孤蹤學未至
於通方才無有於適用必始登第猶謂立揚之可期尋滯沉痾
顚惟死生之是懼歲時沒於坐卧精神耗於呻吟旣疾病之
纏綿兩脛惟骨又家門之淪喪隻影疇依子美一所云獨立蒼茫
退之所謂余生湮阨將阿俗而循時豈方圓之可合欲歸田而問

舍乃曲辰圓之難能會聖神之履運霈雨露以覃恩無緣七載
獲忝侍從之流溫飽一家無復飢寒之慮受知已悉荷德已深
至若臨軒之制科實爲絕代之極寵在宋之盛則以吳育蘇子瞻
爲淂人前朝所傳僅有趙簡曹光漢之故事五百年未有之曠
典而萬夫欲淂之佳名友朋來賀塡於門閭老幼驚嗟聚觀於
道路超遷六部之崇顯仍帶三字之清華錫之土田加以臧獲方
愧蒙恩之罕古轉承掌試之殊榮雲開霄漢手折御詵之桂
枝春滿庭除眼看仁傑之桃李夫何希世之茂渥乃此連年而屆
臻皆言遭遇之非常自恐褒昇之過望豈意餘生淂見今日哉
培枯朽更華實於禁園豢養駑駘復騰驤於天廄茲蓋大

執兼容併乾坤之度昭乎旁燭若日月之臨且慈父愛子憐其
無偏而聖君用人護其所短謹當誓至天日感藏肺肝○謝賜銅人圖表
准○尹 竊念小邦地本荒僻俗皆顓蒙肆之傳授之明醫未精鍼灸
之良術縱有疾痛末由攻治豈期優渥之寵澤特降神妙之繪
圖脉絡易尋究微筋骸之束括陳可教庶無絲毫之差將見札
瘥瘳爲耆耋茲益心效博施度擴包容遂令無氣之儔共被生
成之化謹當恪守藩宣永醫民於一國奉與臣庶恒祝聖於萬
年○謝賜宋史表○無名氏 竊念徼邦遐處荒域茲絕籍之益寡無以恭研
豈見聞之偏周未免孤陋幸蒙列聖之累賜粗具前代之遺漏唯
宋史之無傳自祖父而敢瀆何圖賤介之返特頒秘府之藏上下

三百年悉該治亂之迹終始十八帝倫覩勸懲之機況又聖訓之溫諄曲加恩私之優渥謹當朝披夕閱鑑往轍而祇勤月恒日升蘄遐美於悠久○

謝賜音注資治通鑑表

竊念敝邦僻處荒徼莫究道義之源寶維墻面詎知安危之機祇自棘心冒陳數奏之煩特頒秘府之藏惟胡氏音注之精微炳如指掌集史家列辭之纖悉誠宜服膺且刓缺之諸書許刊補而續賜殊私至此前昔所稀茲蓋化洽同文仁敦寧育稽虞典之敷教采周詩之作人○

謝特令建州都督猛哥帖木兒男童倉及凡察等仍在鏡城地面居住表

竊念凡察等陰連醜黨肆行詐謀違屢降之明綸去世居之舊土迺誘童倉而逃竄敢與滿住而聚屯恐邊釁之復萌瀝卑悰以煩請何圖宸鑑之洞察特賜溫詔以復頒憐臣制禦

之乖方嚴加誨諭飭彼回還之定業俾釋嫌疑茲蓋慈踰怙恃
德合生成視四海猶一家保萬民如赤子遂令獘服獲被洪私。
謝賜遠遊冠服一副表 天心字小庸篤懷綏睿澤踰涯深增感激撫躬自
慶銘骨何忘竊念獘邦端逢遐運曩在臣父之世獲被袞冕
之榮第今視朝之儀尚未用夏之制茲當使价之旋果蒙殊尤
之錫衣裳燦爛既增賁於微軀冠佩焜煌矧加恩於竊數茲蓋
諒臣造周之志憐臣變魯之情遂令屢資獲霑異澤。
謝請臣力推達達良用嘉悅賜侍幣帛表 帝德誕敷克敦撫育睿恩覃被深切感銘舉國均
慶矢心爲報伏念曾未效於絲毫唯知謹於屏翰拒虜謀而不
納寔臣職之當爲何期賤价之回濫荷洪私之澤明綸密勿昭

示獎勸之詞彩帛氤氳特加匪頒之寵榮非望及喜與愧并發

還本國被擄漂風人表 伏念叨襲姿服幸際昌辰顧未効於涓埃唯知謹於

屛翰念海船漂泊之艱特令安集憐邊氓俘虜之苦仍命發還

茲蓋至明旁燭大度包容推一視而同仁慈踰怙恃利萬物而並育

德侔生成迺使遐陬獲蒙殊澤謹當鏤封述職倍殫葵藿之誠

虎拜揚休恒祝岡陵之美

留都將相所賜宴箋 崔恒

雖照當陽蔚啓風雲之會需天霈澤偏蒙雨露之私伏念俱以庸品幸際昌辰誓不渝

於險夷唯匪懈於夙夜雖望不足係國之輕重焉能有焉能無辰

材曾非出山之東西則為將相為相濫膺留守之任恐負隆委之

嚴豈期睿慈曲加寵念飛騎忽屆於一夕恩綸誕降於九霄酒

既旨赦既嘉敬鹿苹之大燕髓於淪肌於浹恍魚藻之同懽龍
光莫逾鰲抃異極茲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講義田之三驅開湯
網之一面覩師律於搏獸展孝思於獻禽接下思恭且眷股肱耳
目之在內愛人以德更披心腹腎腸而由中遂令臣等之䟽逷特
荷宸私之繾綣謹當益殫素節居免素餐之譏恒貢丹忱永
祝丹扆之壽乙（新羅上唐高宗皇帝陳情表乙無名氏）昔臣危急事若倒懸遠蒙拯救
得免屠滅粉身糜骨不足上報鴻恩碎首灰塵何能仰酬慈造然
深讎百濟逼近臣蕃告引天兵滅臣雪恥枉被凶逆之名遂入難
赦之罪臣恐事意未申先從刑戮生為逆命之臣死為背恩之鬼
謹錄事狀冒死奏聞伏願少垂神聽炤審元由臣前代以來朝

貢不絶近爲百濟再黷職貢遂使聖朝出言命將討臣之罪死
有餘刑南山之竹不足書臣之罪褒斜之林未足作臣之械瀦池
宗社屠裂臣身事聽勑裁甘心受戮泣血待朝伏聽刑命伏惟
好生之德遠被昆虫惡殺之仁爰流翔泳儻降服捨之宥賜全腰
領之恩雖死之年猶生之日非所希冀敢陳所懷（乙百濟遣使朝北魏表乙崔
致遠）臣立國東極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奉藩瞻望雲闕馳
情罔極涼風微應伏惟協和天休不勝係仰之情謹遣某官某
等投舫波阻搜徑玄津託命自然之運遣進萬一之誠冀神祇
垂感皇靈洪覆克達天庭宣暢臣志雖朝聞夕殁永無餘恨
（乙楚居表）伏以歲迎魏福時邁騰謠臣處蓬海之一隅想溝池於

萬仞臣聞龜文演賾則象著省方麟史揚蕤則言標展義
是故夏諺稱吾何以助商書美后來其蘇伏惟三綱開仁兩階
敷德用人惟舊恕物自新既俾黃巾胝七縱七擒之畧何妨翠
輦遑一遊一豫之懽莫不仙掌開遙華封祝壽三峯太守欣遊
含以逈恩萬國行人競來庭而送款既叶歌汾之樂竚覩封岱
之儀臣致寇多慙隳豪官自責跛鼈踴桑津之浪莫遂駿奔
賓鴻翥翮蓮嶽之雲徒增鍵羨○陳情表○李資玄臣聞唐虞之代高
舜之臣有廊廟之材稷契立匡君之盛事有巖林之操巢由
爲遁世之遺民雖同遇聖明之時而全殊隱顯之迹宗尚不同
行藏且異臣伏念才惟淺拙器本迂踈自幼息於業文及長

近於愚蔽謬中高第雖有意於忠國孝家夙患沉痾固無
心於陳力就列誠不能而知止非不為而偷安故遐跡於市朝遂
埋名於林壑木食㵎飲切慕道於前脩紫綬金章不求榮於此
世比魏子牟之戀心敢忘鳳闕慕釋慧遠之高跡不過虎溪伏
遇妙簡帝心聞一人之慶誕數文德同三代之風視萬民以如傷錄
片善以無弃近者降以沉乳之香賜以雲龍之荈宣諭款密是感
切於一心禪誦精勤無怠延於萬壽今又續降絲綸之旨更加
香藥之須据微命重難決依違雖山海不默高深示有包容
之賜而塵露實微培滴懸無補益之能況臣久養病骸老未
遂孟子不動之志遊未入莊生無何之鄉尚迦獨善之名豈有

兼濟之用自量材分甘受幽棲伏望鑒炤微誠曲從所欲使
魯郊之鳥無眩視之悲濮梁之魚有從容之樂已表第二宸睠
特異方深頂踵之恩祗義未安但積淵氷之懼臣聞鳥樂在
於深林魚樂在於深水不可以魚之愛水徙鳥於深淵不可以
鳥之愛林徙魚於深藪以鳥養養鳥任之於林藪之娛觀魚知魚
縱之於江湖之樂使一物不失其時群情各得其宜斯蓋聖帝
之深仁哲王之盛事也如臣者山野遺民草萊乏善匏繫無用
樗散非才不安人安自安其安不適人適自適其適河伯有秋
水之美澤雉無樊籠之蘄再示招徵別加誨諭人微道薄虛辱
聖言命重恩深誠非己分臣竊謂戴圓履方莫非王土食粟

飲水莫非王恩臣 衰年所迫舊疾相仍精神耗中氣力憊外

情非木石雖感逢榮幸之秋性愛林泉實畏入煩喧之地

○上大遼皇帝告奏表○朴寅亮 竊念小國久奉皇朝不廢藩禮削疆有患每

將懇願以馳聞累世輸忠未沐帝俞之記念益看火迫常切

氷競且鴨綠之成形劃疑岑而作限沿江列址扶餘之古戍猶

存賜履為恩大后之前言不食泊間朝之指境越東岸而置

城更設檐頭連張弓口漸啚恢拓深礙推耕是以乞復舊陲

仰須新命偶於癸丑年禾苗幾長於秋初人馬踏傷於夜半周

之行幕毛什以勿踐歌仁甚乃撥瓜梁人則竊灌無怨惟憂百

姓失食一年昨者命出慈宸遣來巖使謂曲憐於勤款必割示

以竊宣威望星軺喜盈日域今准奉樞密院劄子具〻事者

臣愛戴聖猷激昂臣節庭旅雖薄誓無闕於梯航皇華俯

来若親瞻於咫尺亭須旣混莫非為王土王臣民地無多何必

曰我疆我理冒霆威而至極赧惶飛露奏而仰千黈聽昔者

藩國犬牙劉氏以平臨天下命須鷄肋魏祖以不惜漢中錫崔

境而更堅候屛慰遐民而新霈皇恩乞下勅旨禁約沿邊敗

入城樵以江作限歸汶陽之故田撫存編邑廻長沙之拙袖折舞

昌辰叢萬口以祝岭誠千孫而報主〇告奏表 瞿惟清〇臣忝多茅之命

撫表海之封每瞻望於九閽未躬朝請幸遭逢於千載但誓勤

奉屬當脩貢賦之時不幸有行李之梗蓋以本國有西偏之巽

邑控北上之脩程地險兵強嗜為寇暴人尨俗剽不顧君親
曩年嘯聚山妖擅行侮慢于時出偏師而討罪果再稔而戒
切仁民愛物之意因欲置於夷途奸亂巢禍之徒尚猶漏於
殊緇越自近年潛有叛計誘毳城之醜類暨麟邑之頑民若
輔車之依作首尾之勢擾要處而屢肆其毒螫傲使臣而終
悖於禮儀兔逃鼠伏恃窟穴以自安羊很狼貪逞狂猾而不
已今方授甲將以屠城然兵事難以預圖而聘期又復方迫遂
令今年回謝等使趣裝上道望闕驅車俾遵舊路而行冀
表多儀之享忽聞郵報並被賊留殺攘包匭之珍拘辱
軺傳之使銜石填海切深精衛償冤之情執玉會塗甘伏

防風後至之罰而迺延三朝大慶萬國同臻豈冝逢艾之生獨
屏雲龍之迹今遣賀正使借返用國路進發入朝規得通
達底展精衷○右代東女真表○朴昇中臣聞歸義報上詩歌臣子之忠有
功譽虞史載帝王之業亦羈以聲教熏陶卓歸於一俗仁風
浹洽度越於諸蕃惟女真之群小有天性之頑五介居東隅
屬籍邊戶自乃祖先之故悉蒙獸畜之憐比及近年反招
自孽昧制禦之寬而不顧恃妖狂之衆而多驕懌騷疆陲傷
奪士卒臣以職居糾逖權在撫綏原情難可以容誅整旅亦
涎而問罪挾兵方戰屈醜自降潰奔而巢穴皆空開拓而城
池乃設芘賴陛下靈威之被得雪斯民冤憤之深然念出奇

者識在豫言攻敵者勢當欲疾又因殘賊尚備不虞慎終始稽厥奏公謀始則庸遑請命仰祈神聖之慈俯亮悃誠之直獻非爲捷倘加告慶之儀順君卿辭小副啓心之誘。

迴宣慶表 。金富儀

非常勝事不世異恩實千古之未聞擧一方而祇服欽惟應三靈之符識襲累世之宗祧仁之所漸者深則栽之所制者衆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屈者多故神兵一揮寰土大定東西南北拓地增疆華夏蠻夷望風束手功業光輝於竹素威靈聳動於乾坤今者錫使節而諭宣與諸邦而同慶便蕃上眷渥縟多儀惠厚及邇國論酬而無計心存事大但忠藎以爲期。

入宋告奏表 。金富儀

天地之仁含令萬物

以咸遂帝王之度不責衆人之眣難敢吐悃辭仰干聰聽竊念本國守數千里之封疆未躬於朝請顧二百年之恩札但誓於忠勤昨者聞兩聖之播遷舉三韓而悲痛既不能奔問官守以伸臣子之誠又未得首倡義兵以循國家之難伏遇起從元帥之府光纘先王之基寔與臣民共迎鑾軫詔書下而老幼垂泣德音形而通邇激心至誠感神豈無厭應宸極返正今也其時臣屬宅家板蕩之餘當軍國擾攘之際媿未遑於慶禮辱先遣以皇華蓋彼金國接我鴨濱既乘猾夏之威又有富隣之意如聞秋節之假途即必應時而生事或揚兵可畏於加責或復禮爲名以請行在此路衝將

何辭拒彼衆我寡旣難可與爭鋒唇亡齒寒又焉知其非福
豈徒今日之扼腕恐有他時之噬臍伏望山藪示藏雷霆收怒使
小國有保全之幸上朝無藩屛之危東諸侯而尊周王非敢期齊晉
之業任厥土而作禹貢願不失青徐之舊儀己 諭表 回記 竊以一王乃域
中之天諸夏萬天下之尊況九聖之承明統庶邦而無外惟金人
之爲暴值丹國之不天旣乘新勝之鋒浸有橫行之意陛下新
握乾符適追聖攷遺繹騷於京國軫赫怒於淵衷將欲應天
而順人伐叛而問罪謂犯漢者義必加誅而尊周者禮當敵愾
玆令師旅并舉表裏相攻言念小藩世蒙厚德常願盡忠於
報上豈能無意於勤王今者伏聞以天屬之至恩舉寶圖而內

禪冀効四方之賀虔催一葦之航忽奉讀於綸綍難禁
於涕淚宜即奔命以待興師但爲奚封本非勝國近經災孛
甚盡蓄藏甚於儲峙資粮繕修器械必也整齊而後動固難
造次而可圖矧又賊勢獷強未宜輕觸屬地險阻豈以長驅然
而辱帝命之臨門理無回避候王師之制敵必助威靈○○告奏表 崔詩
勢之急者必求哀而乃全志之苦者亦因言而可達臣分茅守
土雖未能保又於一方述職勤王庶不敢差池於萬事今者上
天降罰老母終堂遷纏風樹之悲徒極杯圈之慕肝摧心絶唯
餘息之僅存日邁月征忽聘期之已迫例當章循典故發遣陪
僚以其處災亟之地恐非申賀謝之時職此多艱理難自決況

於明年正月某日是臣生日如或例降皇華之使遠垂湛露之
恩其在稟承亦難違越進退實爲狼狽戰兢如涉淵冰伏望
俾事上之誠不迷於取舍則移忠之義敢怠於將廉。蒙古國使賫回上皇
帝表○李奎報 恭惟挺上聖之資受昊天之命撫樞臨極居萬乘之獨
尊 其語云天下獨尊 耀虎揚威微一邦之不服誕頒明詔布及偏方以
文字之各殊憑譯解而迺識威矣神兵之莫敵靡然民宇之天
同伏念夙戴皇靈恪供臣職更沐自天之訓倍深就日之誠但千
里限居於海陬又一日難曠於藩守容或蹈於梗難恐飾煩於
惻恤○蒙古皇帝上陳情表 戴天無貳指日可明諒直之懷披露廼已伏念
自惟僻陋之小邦須必庇依於大國矧我應期之聖方以寬臨

其於守土之臣敢不誠服蓋昔己卯辛卯兩年講和以後自謂依倚愈固峯國欣喜惟天地神明知之豈謂事難取必信或見疑反煩君父之譴訶屢降軍師而徵詰氏無地着農不時收顧蒸茂草之塲有何所出惟是苞茅之貢無奈未供進退俱難憧惶罔極与其因循一時而姑息孰若冒昧萬死而哀號茲殫瘠土之宜粗達微臣之懇伏望但勿加吾革之威俾全遺俗雖不腆海山之賦安有曠年非止于今期以爲永。

稱嗣表。崔洪亂

滕廬羅禍寔深桃愧之憂漢闕馳誠輙告呼天之痛震皇遑失措顛越靡安伏念臣父先臣某奇遇昌朝叩承寵冊因道途艱阻未貢謝章感疾恙之纏綿奄辭明世而臣猥以眇微之質親聞

顧託之言心方積於哀摧曷勝荼毒任固難於虛曠假守藩封
清血之悲白日所照○○金地（告奏表）一天無外四海在中雖尺地安敢自私
故今日但期相率恭惟馨德懷遠大明燭幽鉅細不遺道叶乾
坤之涵毓通遐否悦恩踰父母之庇憐夫濟州也元附小邦最為
深島雖名譎狀縱多憨蜑獠之風不隱忠誠居偕沐聖神之
化俾甫渠首朝于闕庭願予專效以恪勤於此可垂其照亮
○（告奏 表）設官分職亘古經常因地避尊有時釐革竊以朝班之
制傳記所詳天子諸侯之勢則崇庳縱隔於兩間公卿大夫之
名則大小皆歸於一揆念言殘域歷事大邦由漢唐已來暨遼
金以下既仍沿舊不思稱謂之是嫌苟曰為非何憚變更之斯早

今蒙使臣某至口傳聖旨凡小邦省臺院部之官名爵號其
與上朝相類者悉令改之茲用中書省尚書省并為僉議府
樞密院為密直司御史臺為監察司吏禮部並為典理司户
工部并為版圖司兵部為軍簿司刑部為典法司其餘三公
大夫之階或罷或改侍中平章之秩至乃尚書侍郎郎中員外
之名亦悉改易云云敢守元來之典而違睿飭之辭惟冀聖明
俯垂矜察常置生成之地永觀報效之誠已表告奏伏蒙詔旨勅
臣以一家之義當於鴨綠江西開立權場貿遷有無兩國差官
臨監交易者詳酌民便阜興貨利一家言重便涕感深恭
惟業隆千齡仁均四海修文偃革三萬里之農桑走贐飛琛

以古倭之航葦又設日中之市旁通天下之財竊聞須於來
遠之域古有興王之島繁群商交易者所就實西域有無之
相資者百姓之足焉則雖不令而徙行故三韓之閒此也乃有
欣而舉喜但是婁封之褊小積于深禍以凋殘地品瘠而殊民
居貧且寠殊珍異產本非禹貢之載焉薄賦微貲猶是漢
兵之餘耳幸荷大明之庇鄉粗全遺唯以蘇醒顧營衣食之
未周莫暇褚囊之斯辨以茲赴貿遷之地烏得無歎乏之資
此誠聖鑒之可貌實倍臣心之攸愧。表 吉奏 恭惟千齡啓業
一視同仁降明倫於北宸遠馳四牡垂德餌於東海將釣六
鰲年前上朝所遣日本國信使小邦護送賊介某取其日騰

裝行到尚州有密城淸道兩郡人等聞上朝兵馬繼來妄自
疑懼宣言曰雖皇帝實矜乎生靈乃國家方困於師旅
妻息尚被其攘奪資粮亦殫於斂徵地非所觀豈可曉
遺黎之苦兵若又至吾其爲炎日之生於是擅殺官員肆
惡横行欲肥于珍島之逆賊頓罷曷之道哉以告向件使臣
等便不得前去遽爾還來京中又有隷屬權臣家者崇
謙等某々人首謀叛國亦如密城之人言欲往從珍島之逆
賊而適有告之者卽請達魯花赤及使臣忽林赤趙良弼
并令陪臣等一會推鞫皆伏其辜謀魁崇謙等悉肆諸市
至於支黨咸以決罪密城等捕魁謀逆于兵次兩郡人民亦已

底寧茲令賊介某往奏于天庭○表陳情臚介遞還華馳緬
隋啓承明訓告出至恩恭惟宏創神都立中天而奄御
廓開壽域臥萬國以咸臻爰暨遺黎之子甬復尋舊業
以安然昨遣陪臣以往朝特蒙聖上之加恤慰甬以越分之榮
光賜臣以殊常之服飾自惟父子若非親覲於比年詎向朝家
方受厚知於今日繄曠度似憐兒醜坟愚情如侍母慈豈
專感戴於一心罙切禱祈於萬壽節次使臣等奉傳聖旨
以鷹鶻子奉納之貺爲喻又勅以好銅二萬斤進納其鶻子者
早趁時而探捕將底貢而養馴甚好銅者初疑赤銅今謂
鍮鉐者乃鍮鉐顧下國鴨綠江內本非宜産而得之唯上朝漢兒

地中時或買傳而來此言何妄飾世所共知然恐違聖勅
釐時所有收集鍮鉐五百七十二斤擬進鷄子二十箇等差某
職某奉表進納以表陳情曲諭之辭自天方隨至仁所沐擧國更
生伏念小國之保存世仰大邦之庇卹曾徒處於江海豈所好
哉實畏觸於干戈姑將免耳然上天之赫怒則焉往而可避故
前歲之親朝也蓋爲乎可遺父曾卧病以思辭身已淡遊而聞
訃進退兩端之安決哀摧萬狀之莫言幸遭上聖之繼承適至
中都而獲覲館于華邸廼昔皇親之所居時則新正命諸梁
部式蕪賜之良馬副之寶鞍特曠代之寵光仍示大明之憐
察崔岳謂窮之巧說盡掃一邊鶴籠思出之孤蹤許還千

里多般慰諭負倍尋常故無恙以旋歸而昌勝於感戴繞
及奖封之庚上又加明刱以榮之其詒云歸國立政永為東藩
祇荷恩霊但增感悚當效勤王之度恪修任土之儀○表陳情惟天
為大仰之常畏於下臨化物不平鳴也必息於上聽恭惟舜德
重瞳湯仁一面戴高履厚迥ゝ六合之同風棧險航深輯ゝ萬
方之就日伏念獨自親朝已後常蒙悲宥之深愛如赤子以示恩
負殊諸國衆与蒼生而安業專祝萬年向件臣弟安慶公
之迴来也以陸地出排事多端聖勅来傳所謂出排事則積年
之兵病所餘遺噍之保聚無幾非敢違於帝命實難保於
臣心第緣聖主之眷憐曲諒小邦之情實先諭之以量力後許之

以從便益佩至仁常殫微懇凡此勅條之嚴重悉非疇昔之
覬思曾謂平生幸依盛代如恃毋忝之倫護將不瑕於驕頑豈
圖天意之忽移反令迫於狼狽悼惶罔措顧列吳窮但以陷過之
人出言見疑遭讒之地隨事生釁雖臣辭發於真實恐聖鑒謂
之欺誣節次北京路摠管于也孫脫禮部郎中孟甲等奉傳詔
旨以去水就陸之說為諭且曰今方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舟艦
自當依辦多少所輸粮餉就為儲積及達魯花赤户版之事卿
意謂何夫其就陸之事則既於古邑復其居而經營助師之事
雖是殘民隨所有而檢備其辦舟艦輸粮餉事惟力是任亦期
將供其或請達魯花赤户版事則方是出㧞誠未暇於營葺

俟其畢執亦當從而稟裁。陳情表 頃屬竊臣之被旨恭承明訓於
助軍顧惟殘域元是褊陬雖在人民全盛之時未聞伍旅浩多
之數況自辛卯而下一十年兵疫之相仍破於鴨綠以南百千收耗
亡之已甚幸遇聖明之寬撫許停征伐於比來惟茲編戶之孑遺纔
得農畦之復業其隸于兵衛者有名無實乃若戎行之充使元
所未閑然猶恐帝勑之重違塵其時有自從都鄙爰洎蕘倪計
所調發則僅可一萬人矣當俟命焉。為公主乞賜稱號陳情 起居表。李齊賢 嬰孩強
聒專憑慈父之憐後帝亶聽曲循愚民之欲恭惟自誠而明慮
善以動顧將庸品端幸昌辰苟陳有切之懷豈阻必卑之聽尚
王姬而作配不為榮乎令國俗以斥名非所宜也屬在金枝之譜

意存彤管之規若蒙陛下矜其未處遠方許以追遵於舊例
疏恩九闈俾穠李以增華感德三韓指大春而獻壽 上大元皇帝
表 釋宏菴 其興也勒風雲千載之都俞益洽乎來玉帛諸侯之奔
走恭惟舜厥聰明湯其齊聖化流蠻貊四方咸歸于仁信及豚
魚萬物各得其所大功不宰盛德難名伏念支連竺土之一枝脈嗣
松巒之五葉竊喜適逢於華朝常切觀光廼緣邈處於荒陬
謾勞延頸惟此修禪精舍創從普照聖師是小邦選佛之場禪
流不滅於數千指柳大國祝君之地梵席無虛於二六時然以僻
在林泉遠離城市春種秋收之蓋闕午餐晨粥之難支昔邦
君錫近邑之土田永充齋費今天使尋別宮之版籍將倫兵

粮勢同失水之鮒呼情迴聞天之鶴唳儻蒙廓包容之度廻露覆
育之私詔下我國達魯花赤及管句兵粮使佐勅令別護我叢
林永錫我田壤鎮作恭玄之禪藪終為奉福之道塲則臣敢不
益勵熏切倍輸忠懇五雲影裏長懸魏闕之心一炷香中常罄
華封之祝 平紅賊後陳情表 李穡 臣聞御下之方要使言而無隱事上之義
苟有懷則必陳情意以之交孚德澤因之廣被稽振古之若此矧
明時之何疑敢將無已之求庸瀆盖高之聽伏念降資譾薄禀
性愚蒙千載風雲早承恩於盛際一區山海甘席寵於餘生豈意
遭罹寇賊俄而隔絶朝廷前平壤之蔓延後開城之變及無交鋒
以示弱固非多筭之所為不旋踵而合攻竟使隻輪之無返甚不

避南遷之困盖欲寬東顧之憂果聞天聽獲瞻星使冒恩已極揆分何堪況茲尺寸之微勞何與鼎鍾之題刻然遠人之敵愾其可取者或存在昭代之報功雖至微而必錄伏望廻九重之獨斷察萬里之孤忠濃發德音播之多方之口丕示功載傳太史之書不寧耀今于以示後 臣謹當歡歌七德廣箕封撫堵之凬祝壽萬年奏舜殿垂衣之化

陳情表

陪臣某回傳聖旨汝國既有覘伺之心具遣吏員秀才二三百名火者五六百名者聖謨誕敷淵深莫測天威密邇震疊失常茲歷畀悰仰干聰聽伏念愚蒙不學孤陋無知辛民彝物則之不泯識天命人心之所在懷仁慕義既委質以為臣挾詐 奸謟何必而罔上

載惟小國僻在荒陬肇自古初局於風氣文辭則僅達其所蘊言語則必譯而乃通數箕升堂常欲遣六七人之童子明經習律何緣得三百之儒生刻謂為窺覘之資安敢應招來之命顧并徵之官者與已允之生員一則為避嫌疑一則冝遵誥諭進退惟谷不知裁之伏望收雷霆之威廓天地之量憐臣盡禮而不知所以為禮察臣効忠而不知所以為忠不責所難而從其願。

(王大妃陳情表)

妾竊聞自古帝王臨御海內外萬邦蒼生共惟臣妾男為臣女為妾其類雖殊其性則同其勢雖疎其情則親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今妾勢窘事迫不過號天而已陛下即天也而視聽

自我民天不言而陛下代之言此妾所以觸冒天威而瞿竭
所蘊也妾生十六歲事先臣王某生二子長曰某次曰某某之
子曰某曰某相次襲位而皆早夭無後某最後立事妾盡
孝道國人實知之天地實監之及陛下即位某能知天命有歸
巢於内附陛下亦知其忠矣不幸短命暴亡致疑傳言失真
聞于天聰陛下怒之誠是矣雖然其亡也暴故致人疑耳非有
他故也若其教使之賊金義在途聞某之薨即生姦計欲
立瀋王為王逃入胡地至今不敢還國則本國之不與也明矣
妾又聞興滅國繼絶世聖人之大政也況國未至於滅世
未至於絶乎今某以某遺孤権署國事表請贈謚襲位

已有年矣妾与國人無大無小日夜瞻望以俟德音猶未降
也陛下為天地於天地之間洋洋乎發育萬物各得其性而獨
小邦不霑王化妾實痛之妾實痛之又念小國地薄不産金
銀中國之所知也馬有二種曰胡馬者從北方來者也鄉馬者國
中之所出也國馬如驢無從而得良馬胡馬居百之一二亦中國所
知也近因倭賊搶傷殆盡而足雖出於國中然數至於萬誠
難充辦妾自少未嘗妄言況敢欺天乎妾行年八十又二朝
暮當辭盛代誠不忍亡兒某一心向化之美泯而不彰乾乾
孤孫無以立於世是以犯禮法披心腹以冀陛下一悟陛下哀之
恕之賜先王之謚降世爵之命收歲貢之詔使小邦私畜其宜

時節獻土物永〻遵守則妥當安心待盡而已見當〻面所
以報恩於冥〻之間矣 金三十一斤四兩銀一千兩白細布五百疋黑細布五百疋雜色馬二百匹赴京○ ○陳情箋臣 ○事啓
釋褐於玄陵親試被薦為翰林拜正言無路可以報玄陵之
知遇不幸玄陵賓天至偽辛朝復起為獻納與正言臣金佰
英劾大臣之用事者杖流河東三年從便而在外者十一年矣
戊辰被召赴京驟遷至左代言得侍左右與聞權衡之論辛
未冬當遷為知申事請辭曰知奏之任所以出納王命者也
舉止要須便捷言語要須精詳機務要須強記臣有不堪
是任者三體貌肥重而舉止癡澁一也口舌頑訥而語不分明
二也早患羸疾而性善遺亡三也再辭不獲讓視事五月以

愚不審天命人心之去就故果致王氏播遷之變大國吠非其
主臣負 殿下多矣然當時以謂為臣之道必如是而後為盡
耳保無他也孽非天作禍自己取甘心竄逐安之若命人皆為
臣危之臣則以為易代之際枉害無辜者衰季之事也今 殿
下以慈祥仁愛寬洪大度素得輿望一日因人民之推戴奄有大
寶前日之不順者今皆囿吾教化中矣其區區猥瑣何足為慮
昔齊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以合諸侯晉文公任斬袪而見寺
人以靖國難況以 殿下之仁慈大度豈出於齊桓晉文之下哉俄
而特蒙 殿下廓乾坤之度廻日月之明憐臣不佞哀臣無貳
既從便矣又還藏牒使得与平日齒所謂生死而肉骨也臣

顧居職而誑君誤國罪無所逃有司不以釁鼓得保首領再
見天地日月亦 殿下之賜也臣非木石寧不知感臣生五十年既
老矣官至知奏位亦高矣過是而更有何望近因淹極宿疾復
作肥重者至於蹇澁頑鈍者至於忘失臨事惘然十不記一真
盛代之一棄物耳君臣義重不敢遠引高蹈願欲歸耕京畿
閒曠之野朝夕想聞王教之化餌藥養病以終餘齒○陳情箋○趙浚
臣 始事玄陵侍奉帷幄中遭辛運杜門讀書欲以終身
殿下龍潛一見如舊是天以臣遇 殿下也歲戊辰 殿下與大
將崔瑩廓清十有五年毒民之群兇是 殿下除殘之德在
民心矣瑩無學術乃與偽主謀犯遼東師渡鴨江 殿下舉

義旋師使三韓之民得免於糜爛是殿下康濟之功在社稷矣
是時擧臣爲大司憲臣知無不言殿下言無不從振起頹綱布
昭公道除害下民結好上國乃黜僞朝以復王氏天子嘉之遣使
來勞是殿下匡復之功聞天下矣初殿下之擧臣爲憲司也排
群邪之謗犯巨室之怒革私田積年之弊拯生靈於湯火之中
足兵食於艱難之際以之造樓船以之築城堡武威以奮漕路
以通三韓四十年倭奴之患一朝而息矣置科田於京畿以優
士大夫置軍田於州郡以養師徒以至鄉吏津院皆給之田田有
定制國有成法各有分限不相侵奪兼幷絶而億兆之田宅定
賦斂薄而鰥寡之衣食足俸祿厚而廉恥行倉廩實而

國用足矣 殿下与匡憤污吏之殘民也庸帥之養寇也建議
擧大臣而授鉞巡諸道而黜陟藩鎮用律而奔敗之虞絶州
郡奉法而貪殘之風戢矣配逋逃冒職之吏而還其鄉里擊
鄉原土猾之姦而役其蔭戶縣各置宰驛各置丞而墟丘
變為井邑蓁莽化為稻粱矣以冗官之耗天祿宦竪之職
天工工商皂隷之濫冒官浮屠坐食之多占田無功之封君弱
子弟之曠職也立法而汰除僥倖之門屛而奔競之路塞矣立家
廟而設忌祭者所以厚民德也廣學校而置教授者所以明人
倫也文治既洽武威遠昭拔桀之寇奉琛來庭琉球南蠻重
譯入貢王氏十六年既亡之業實頼 殿下而復興矣而王氏昏

迷反生忌疾而偽辛逆亂之徒表田失職之輩魚鱗左右流言
浸潤指 殿下為權重誣臣等為朋黨謀去 殿下兇謀萬变
及今年三月 殿下以儲君之入覲而東也出迎京西數百里之遠又
將躬獵以來而展駕焉不幸墜馬卧于草次姦臣鄭夢周
殿下之所畏也身為冢宰手握國政達迎王氏嗾使臺諫謂
臣與鄭道傳南誾為 殿下之腹心乘間騁謀羅織罪辜先行
竄逐次為 殿下殿下輿疾倍道而還於四月四日國人共憤夢
周伏辜 殿下布好生之德其餘姦黨一無所誅卧疾私第
杜絶賓客尚冀王氏之覺悟使刑賞之權出于上矣而王氏尚不
無覺兇黨益肆禍在晷刻至七月天怒民離三韓憣然推戴

殿下天命人心旣至於此 殿下欲守子臧之節其可得乎 殿下
於是封王氏于江陵之杆城是成湯之放桀于南巢也封王氏母
弟于叢縣之麻田使奉神聖恭愍之祀是武王之封微子于宋
也安置諸王子于江華巨濟而廩給之漢魏以降更革之主所處
也向若 殿下有心於取國則鴨江之旋旆也豈肯出萬死捐一生而
建興復王氏之議乎己巳之冬詔旨之來也豈肯擇立宗親之長而
歸政於王氏乎豈肯早立旣冠之儲君而欲定國本乎豈肯用
經筵進名儒於左右獻貞觀政要而朝夕納誨乎豈肯設書筵
集多士於東宮進大學衍義而日講治道乎豈肯釋上相之政
柄分宅里於子壻乞歸休於桑梓至再三而愈懇乎前年之秋

又豈肯違議見儲君於天子乎 殿下為王氏之至誠至忠上天所
監臨三韓所共知也而王氏惑於讒賊不能如燕昭之於樂毅
齊襄之於田單乃以雲臺之勳反為机上之肉是天厭王氏之德而
啓 殿下之業也今天既命 殿下以父母三韓矣願 殿下法三
王之至治鑑兩漢之得失兢兢業業念茲在茲○陳情箋○權近 洪武
二十一年二月日欽奉聖旨節該鐵嶺迤東迤西迤北原屬開
原所管軍民仍屬遼東欽此臣與一國臣民不勝殞越仰陳
卑抱者粵惟深邦僻在遐壤褊小實同於墨誌磽确何異於
石田況從東隅以至北鄙介居山海形勢甚偏傳自朝宗區
域有定切照鐵嶺迤北歷文高和定咸等諸州至公嶮鎮

自來係是本國之地至遼乾統七年有東女真人等作亂奪
據咸州迤北之地睿王告遼請討遣兵克復就築咸州公嶮
鎮等城及至元初戊午年間蒙古散吉大王普只官人等領兵收
附女真之時有本國定州叛民卓青龍津縣人趙暉以和州迤北
之地迎降聞知今朝遼東咸州路附近瀋州有雙城縣因本國
咸州近處和州有舊築小城二坐矇矓奏請遂將和州冒稱
雙城以趙暉為雙城摠官卓青為雙城千戶管轄人民至〻
正十六年間申達元朝將上項摠官千戶等職革罷以和州
迤北還屬本國至今除授州縣官員管轄人民由叛賊而
侵削控大邦以復歸今欽奉見聖旨云〻欽此鐵嶺之山距

王京僅三百里公嶮之鎮限邉遮界非一二年伏望度擴包容德
敦綏撫遂使數州之地仍為下國之疆臣謹當益感再造之
恩恒祝萬年之壽（百濟上魏主請伐高乙勾麗表乙無名氏）臣与高勾麗源出扶餘
先世之時篤崇舊欵其祖釗輕廢鄰好親率士衆凌踐臣境
臣祖須整旅電邁應機馳擊矢石暫交梟斬釗首自爾已
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燼奔竄醜類漸盛遂見凌逼
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財殫力竭轉自孱踧若天慈曲矜遠及
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箒後宮并遣子弟
牧圉外廐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又云今璉有罪國自魚肉大臣彊
族戮殺無已罪盈惡積民庶崩離是滅亡之期假手之秋也

天威一擧有征無戰臣雖不敏志効畢力當亭所統嚴風
響應且高句麗不義逆詐非一外慕隗囂藩卑之辭內懷
凶禍豕突之行或南通劉氏或北約蠕蠕共相唇齒謀陵王
畧昔唐堯至聖致罰丹水孟嘗稱仁不捨塗詈涓流之水
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去庚辰年後臣西界小石山
北國海中見屍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之非高句麗之物後
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沉于海雖未委當深懷
憤恚夫以區區偏鄙猶慕萬代之信況陛下合氣天地勢傾
山海豈令小豎跨塞天逵今上所得鞍一以實驗○請山李洪 淮表○崔
致遠伏以舜伐有苗修德而終能亭服湯征自葛行恩而競

望來蘇固敢踰天質責向日栽誠將獻永安之兆輙陳可
復之詞伏自寇陷上京兵徼外鎮擅銳始従於鶴列旋致徒
帰願究尚固於蟻封難成盡殪臣豈唯投袂實至衝冠旗
張商嶺之凨鈎拂秦川之霧願言傳伐冀效微勞尋蒙陛
下遠許分憂不令離任臣進退惟命始終無虧又緣淮海乍
息烟塵忽若去兵必當致寇則迺江南沃壤盡成蚕食之
資淮北強隣暗展鯨吞之勢是以師奉勅書已班師旅四境
之赤眉帰伏八州之黔首謐寧遍布皇恩粗申將畧然而関
中縱敵闕外偷安既乖踴躍以身先每切忸怩於顏厚伏惟省
方展義駈蹕經時龜城壯麗之形金湯雖固鳳輦巡遊之

貴桂玉可虞況舊謂西川富强秖因水路商旅託其茶利贍
彼軍儲今則諸道發表章則半載始迴徵貢獻則經年不
達實緣道路遼夐兼值干戈阻艱伏慮扈從實繁宴犒
仍廣盡摟資於三蜀難濟用於百司又以蜀川僻居卬棘容通蠻
戎阻毒潛吹勳心難測事可酌於將來禍須防於未兆伏惟覽
臣忠懇察臣直言暫迴西幸之儀更舉南巡之禮使處處息
淺予之怨人人安懸主之心天下幸甚況江淮為富庶之鄉吳
楚乃繁華之地陛下九年理國四海為家豈比周之東遷非擬
晉之南渡伏乞俯迴鳳扆略從龍舟必想山靈卷三峽之風水伯
寢九江之浪遐尋禹迹先叶堯巡昔也日耀錦川天不傾於西

非令則風行澤國地無缺於東南然後發使清宮罕章司
隸振威儀於歸闕告休績於登封臣雖識昧度通而志勤
匡濟敢憑草奏輒貢管窺

御正殿聽政三請表　金富佾

竊以君王之孝在布
政以施仁聖人之權亦反經而合道是以周王以麻冕出應門之內唐
帝以袞衣御大極之庭況今因山之禮既成易月之期云畢四方拭
目合觀載疇之風百辟傾心佇望惟新之政而猶纖纖處約默默宅
憂九筵之居孰爲設也萬務之決其將奈何伏望少抑至情勉遵
故事巍巍法座赫乎天日之威顔植植廣庭需若雷霆之號令
上以答雲蒼蒼之眷下以安海宇之心

上大宋皇帝遣學生請入國學表

化民成俗由乎
太學之風用夏變夷籍彼先王之術故呼韓遣子於漢室吐番請

書於唐家事雖不同義則無異伏惟大宋之興也發揚大道之源
掃蕩積年之弊學分三舍教本六經仰成理定新禮樂於百年
仁洽道豐一車書於萬國顧茲蕞邑夙慕華風在于開寶之時及
至神仰之世無馳使介即遣生徒俾以觀周期於變魯一股淺偶因中
廢然闕前修士無定論學有多歧混々末流寒々歲載況乎法度
憲章之制聲明文物之儀或歷代之遺經或諸家之異說苟非質
疑於有識豈能成法於將來今也良辰在遇素願可伸遂遣学
生金端甄惟氐趙爽康就正權適等五人合隨入朝謝恩兼進奉
使船汲赴闕惟此諸生並非秀穎目不見庠序之禮耳不聞雅頌
之聲難可与言有類互鄉之子未嘗無誨蓋存闕里之仁伏望慈惻

深衷推明故事特下國子監或於辟雍泮宮許令就便學業則
容跡於諸儒之末摳衣於博士之前懷我好音庶見鴞鳴之變遷
于喬木免同鴂舌之頑倘令吾道以東歸永荷大明之下燭。代請赴試表。
輯全富臣材惟拳曲性本倥侗才追甫旅之流久服序庠之教呻吟之
學非止於三年混沌之姿未穿於七竅資蔭爲吏折腰事人觀原
瀕而捨靈龜自知其賤下喬木而入幽谷人指爲愚遂激初心願酬
素志伏遇國家急求秀士申命采公窮漢水之濱精搜照乘剖
荊山之璞必得連城臣不揆庸才欲趨明試操刀必割恐失於良
時被羽先登庶毅於勇士伏望道優善貸化極曲成體大易之包荒
示亞卿之與進則論切漢殿雖非韓信之無雙授簡梁園庶効相

如之未至○請延訪朝臣表○鄭克永 夫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未及然而謂
之安養病於腹心之內而無其醫後必為痼而莫之識竊惟事勢
方可痛傷臣謹按前漢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陳涉起窮巷
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上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
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臣由是觀之不
可忽習亂安危無有修省則致災變不自覺知目貴因循耳且廢
箴誨或以疏遠公正為不肖或以親信權貴為上賢或猶豫而
莫辨所從或偏信而不知所惑縱欺罔而不能制混智愚而不能
分況近世以來民苦賦役大兵之後歲仍飢荒斂計者以徒法擾
民心當官者以苛政傷國體公私耗竭姦軌熾興上從弛於王綱

下觽伊於物議若事變之一起雖歎息以何為伏以陛下聖智天生聰明自負以前古聖賢為陳迹以當世臣輔為備員宵旰無稽古之勤乃延無延英之訪內微宗宦維持磐石之勢外鮮腹心承衛社稷之忠唯常與近狎之徒僕隸之輩雜進巧說以成禍基陛下撫立而不自謀朝臣太息而無敢陳臣故扼腕痛心泣血叩閽伏望惕厲虛懷博延群彥稽朝綱之所致察弊政道之所致病何施而國勢可安何患而生靈可活推之原本責以將來使和氣充充於海隅則太平可蓐於穹壤者矣臣又未知陛下以徵臣為拙而不至信臨表尚有可感故謹并繕寫唐陸贄奉天論延訪朝臣表一道隨表同封臣不勝犬馬怖懼之至 乙卯稿

請改名表

命物以類宜莫

尚於自謙登名于朝敢無因而輒改竊惟小國之風當仍其舊
盖由世皇之詔毋変其初自臣名祺襲封古國大而官师案
牘微而里巷書詞凡為字從示從其而其聲相同相近悉皆
諱避謂是故常臣父乃知事多有礙顧衆情之莫奪惟自改
之為便臣曾祖忠烈王諱諶改昛祖忠宣王諱謜改璋考
其所由罔不在此臣今亦擬以顓字為名倘垂兼聽曲貸擅
更謹當期壹節以鞏東立揚終始誓全心於拱北報荅生
成○請冠服表
儀禮制度大用華夏之明慕義嚮風庶憂要荒
之陋竊觀聖人之興必有一代之法上衣下裳之作盖取象於
乾坤殷冔周冕之名皆因時而損益以新耳目之習而致風俗

之同欽惟挺神武之資撫亨嘉之運丈物備矣聿超三代之隆
德教霈然覃及四方之廣雖命小邦之從來俗旣賜祭賑以至陪
臣豈容其餘尚襲其舊在盛世之典固無所虧但遠人之心深以
為歉伏望憐臣以小事大許臣用夏變夷遂降綸言俾從華
製謹當終始惟一益殫補衮之誠億萬斯年永被垂衣之治
○請私諡表
○李崇仁
錫命推恩仰惟聖君之典踐位行禮實為孝子之
心臣聞詩歌纘考宣王所以侍韓侯傳稱揚名仲尼所以語曾
子恭惟分茅胙土措天下於泰山歛福錫民躋一世於壽域遂
致多方之面內而無匹夫之向隅如臣者方在弱齡即喪嚴父對
影海曲哀吾生之曷歸翹首雲霄望俞音之並切伏望特霈

洪私佯承先業〇請辭免本職終考禮經節次殘〇權近昔臣座主韓山李穡嘗謂
臣言六經俱火于秦禮記尤甚散逸漢儒掇拾煨燼之餘隨
其所得先後而錄之故其文錯亂無序程朱表出大學一篇考定
節次其餘則未及余欲分門類聚別為一書而未能汝其勉之臣
承指授每欲編次從仕鞅掌亦莫克成前朝之時得罪見謫
辛蒙太上王殿下欽恤之仁獲保性命安于鄉里自辛未至壬
申十數月間始得研究此經隨篇類次乃成其藁第以本經
文字浩穰未易悉書唯將每節首尾數字云自某止某舊
在某節之下今當在某條注〻文將臆見之說附註其下而已將
欲盡書本經正文次書陳氏輯說然后附以臆見之說以成一

書此豈數月之間一筆之力所可辦哉在當時未免脫藁冀
以餘吟疾具畢成開國之初得蒙召用殿下繼統又以無功濫与
勳臣之列位至宰輔再賜同盟感極于天糜粉難報惟念
臣近質本多病往〻而作今又加發其勢彌篤支體疲困頭
目眩暈神昏健忘耳聾重聽難異於奉職自臣始編此書以
來今踰十年尚未成一篇臣恐一朝疾病難醫日迫西山奄辭
盛代臣師所囑永負地下豈不慟哉若褫臣職并除世務
使得專意卒成此書雖甚狂僭無所逃罪其於後學未必
無補伏望憐臣衰病諒臣志願令免職任居閒處散藥餌
之暇更加精力以卒其功特命攸司給紙札助繕寫勒成全書

鑄字印傳則臣之著述雖不足觀後進之士亦由是而興起

發揮經籍以光盛朝右文之治矣乙 成均館請躋宗聖公述聖公配享箋乙權遇 先聖是

崇奉嚴宗祀之禮令典有缺殊失道統之傳敢伸管窺庸達

藻鑑竊惟昔仲尼之將聖生周室之既衰不忍果於忘世猶

欲与之救時然而期月可也之心反興在陳歸歟之嘆有德無位身

雖否於當年繼往開來道乃亨於後世獨取先王之法以教子弟

之徒有從遊之三千与束脩之七十升堂入室固是寡儔傳道

得宗尤為拔萃宗聖曾之魯故學也確然久加三省之切勉以

篤實及聞一貫之旨極於高明述聖以聖人孫為君子學推堯

舜相傳之意明道有自來曾父師所聞之言著書以為教嗚

呼微言已絶大義亦乖晦盲千載之間紛紜二家之說向若非庸學之作難復明性理之原斯有卓爾之成功豈同迷然之群弟自唐以來崇孔聖之道德立文廟之規模或有講究之未精而致取舍之失序但願進顔孟升於配侑之行仍除曾思置於從祀之列厥後宋元皆以曾思特封國公之爵以躋夫子之堂累朝之缺事始完先聖之道統無墜矧今上國亦勿替而永遵何我小邦獨不行而自廢伏望樂善不倦聞義勇爲命禮官而參詳即學宮而釐革名既正言既順無負聖賢事得序物得和可興禮樂謹當居敬夙夜奉以周旋學未知方敢望司徒敷教之職禮當中節庶稽滄洲舍菜之儀 擬禮書請罷揚雄從祀董仲舒 崇德尚賢固國家

之令典彰善癉惡實有司之恒規竊惟歷代凡有功於道統實
從祀於學宮倘眞儒之或遺豈公道之有畀秦有坑焚之虐吾
道旣衰漢雖經籍之興眞儒蓋寡而董子得春秋之大統繼
洙泗之淵源原性命正人心遏功利於熾肆崇仁義明道體植綱
常於汨陳間世英雄生民先覺而雄學未知本德不勝才發命
一篇要見媚於新室善惡混說卒得罪於聖門雖法言得魯
論之皮膚而太玄效周易之象數道德蓋闕如也文章何足道哉
伏望知人則哲去邪勿疑襃罵淳儒登祀七十子之後斧鉞奸莾
黜爲千萬歲之懲則小從古來貴賤得位名正言順禮樂可興○
請上太上王尊號箋○下李良
領議政府事臣柳廷顯等宏藉伏念往歲之春 主上殿

下卒臣等上言請崇徽號未蒙俞允臣愚憮然再陳卑抱竊
謂帝王之道廓然大公以順人為心而已順人為心卽所以順天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此之謂也今
殿下乃自菲薄執謙固讓臣等愚惑罔知所為請得而申之
殿下開國以尊親定社而讓兄功德之盛固已至矣事大以禮而
再受誥命交隣以道則海寇賓服尊祖宗而祭如在至敬也存
王氏之後俾遂其生至仁也先德禮而後刑罰懼天災而恤民
隱萬機之暇樂觀經史亹亹不倦十九年間四方寧一殿下之
功德冠冕於百王軼越乎千古非諛言也臣等幸生此時深荷
殿下天覆地載之洪恩他無以仰報絲毫之萬一又不能使殿下

之盛美闇而不彰蔽而不揚則無以告天地宗社無以示臣僚衆
庶又無以垂諸史冊而傳之萬世臣罪大矣此臣等所以拳拳顒
顒當食忘飡寢不能寐者也且 殿下尊崇 太祖之心即今我
主上殿下尊崇 殿下之心也 殿下於 太祖既極其尊崇之號
矣 主上於 殿下安有不得極其尊崇之理乎而 殿下謙讓再
三使我 主上殿下之孝誠鬱而不得伸爲此尤大小臣僚所以嗷嗷
而不知止者也○(請免金銀表)竊念小邦土地褊薄不產金銀天下之所共知
也故 太祖高皇帝洪武五年欽奉聖旨節該古來藩邦遠國
其所貢獻不過納贄表誠而已今後將來的方物只土產布子
不過三五對表意其餘的都休將來至七年正朝只受布疋其餘

金銀器皿並皆裝回蓋 高皇帝明見萬里灼知小邦之不產金
銀也實與神禹任土作貢之義脗合無間豈非所謂前聖後聖
其揆一也者乎第緣其時元朝客商興販到旣少金銀猶有存者
小邦進獻仍舊遂至于今數十年間用度罄盡公藏已竭以至
家抽戶斂擧國陪臣之家無有畜金銀器者事窘勢迫此臣所
以數陳心腹仰觸天威者也臣又自念臣 祖先臣康獻王諱特荷
高皇帝之眷佑旣許王爵且賜國名臣父先臣及臣連受誥命凡
三世將四十年于茲矣寵異之隆賞賚之頻稽諸書史小邦之昵
被聖恩未有如今日者也 臣之所以欲圖報 聖恩於萬一者未
嘗須臾而忘于懷又安敢以有爲無欲廢常貢以欺 天聽也

哉臣之此言實出至情臣敢誣哉伏望悲臣辭煩憐臣情迫
遠稽神禹之令典近述高皇帝之大訓體天地愛人之仁推父
母保子之心特降俞音許免金銀之貢代以土地所產則豈惟臣
與一國臣民父老懽欣鼓舞於聖化之中也哉臣之子子孫孫永被深
仁厚澤於千萬世之無期矣。（擬請刊行東國史畧箋。尹淮）汗竹成編可鑑前王之
治忽謄藁鋟梓庶廣後世之流傳粵惟東國肇自遼初檀君
啓祚於唐堯箕子受封於周武厥後瓜分四郡鼎峙三韓
疆域戰爭之紛紜一彼一此君臣行事之始末有盛有衰載籍
架存歲年既久上擾稗官之誌記近觀富軾之編摩浩瀚究長
讀之思睡甚唐狂誕談者不經恭惟萬機之暇心乎藝文三國之

書恫其訛謬爰命耆碩共議看修公是公非本春秋之筆削繫
年繫事倣班馬之規模文約指明辭嚴誼正允為三長之手可倫
乙夜之觀刊行一世必也家傳而人誦布在千秋庶資講學而右文○
擬戶曹請正東西兩界田經界箋 仁政之行必先經界之正地官之職宜令井牧之均
竊以東西兩界五十餘州未遑田制之新猶習日耕之舊畇〻畝畝
既非步尺而度之粒〻膏腴有以愛憎而收者俱是幅員之内豈
容南北之殊伏望俯採瞽言特留神斷倣國家六道例之遵古
昔三代之規擇遣賢良辨土壤而踏驗區分疆理俾貢賦而齊
同革前朝鄙俚之風建後世持隨之典○請世子冕服表○李季甸 竊念中國爰
自箕子受封以來謹遵彝教雖在夷裔之陬得為冠帶之俗遠

至高麗恭愍王王顓欽遇 太祖高皇帝誕用景運首先內附
獲受九旒冕服下至陪臣亦賜冠服比中朝臣下九等遞降二
等陪臣凡七等一等秩比中朝第三等賜以五梁冠服二等秩
比中朝第四等四梁冠服三等以下以此遞降至于臣祖康獻王
特荷 高皇帝眷遇之厚至臣父恭定王嗣世太宗文皇帝賜以九
旒冕服時朝廷議奏袞冕九章親王之服宜用珉玉爲圭藻玉
爲佩特降聖旨旣賜九章冕服圭佩皆用玉其所以曲垂恩私者
至矣及至臣身宣德三年 宣宗章皇帝賜臣世子具六梁冠服
正統三年又蒙 陛下賜臣遠遊冠絳紗袍玉圭九年又賜臣九
旒冕服玉圭及翼善冠袞龍袍玉帶鈒椎 高皇帝以來未以

外國之陋而視同中國不以藩王之疏而秩比親王臣之嗣受冊封殆將三紀雖切圖報之誠未效絲毫之補敢有何望復煩天聽乎但惟今臣世子某特荷皇恩爲國儲貳旣任監撫之權陪臣國有臣道而冠服之制相同一國臣民罔不悶然臧願數奏謹稽聖朝諸司職掌之書乃載親王世子七旒冕服之制臣雖在要荒之地欲昭尊卑之念不敢自擬親王㥩嚅逡廻者有年于茲矣今遇仁推一視化隆無外累賜親王之服殊恩異澤雖天地之愛物父母之保子無以踰焉臣於此時徒以華夷之分而引嫌不陳則是不以天地父母望於陛下而自外於一視之仁無外之化也伏望恕臣無已之請諒臣由衷之懇特降俞音復沛殊尤之澤遂令僻陋之

區儀丈等感亦得粲然有序則豈唯微臣惟欣感悅於一時而已
哉臣之子子孫孫永被寵光於永世矣。右金富軾謝表。高明在上冒四海
以廉遺識懇田中表一言而可達伏念臣等承乏使人來修聘
禮離鄉國已踰六朔在京館將浹十旬既厚沐於異恩亦從遊
於臬爾葭蕭零露但自覺於霑濡秋水望洋浩不知於涯涘
永言感意豈忍辭違然念使事已成理當歸報王程有限
勢不懷安遂數往而上陳若履氷而積懼伏望體道善貸法
天必從復然大號賜以俞言許令臣等以今正月下旬離館三
月到明州四月過洋歸國則伏此海之驚波永依聖德致中天
之寵吾速慰君心。右致佚表 日暮途遠冝息其行天高聽卑必從

所欲臣起自寒門濫從膴仕風霄一節出入百爲小器短材詎無
所立殘年餘力豈得自強況禮典有致仕之文道家貽知足之誡
或意軒而不退必貪餌而斯亡宜收老身以避賢路伏望至仁
大度惻然見憐容倦鳥之知還使游魚而得所○三辭起復表草土臣
某聞三年執喪雖王公而遂服百日從吉因金革而制宜故閔
子有腰絰從事之嗟而檀弓著素冠勞心之制苟行權於平世
則見戾於先王伏念早以不天忽亡所怙同彼諸幼鞠於偏親顧
之復之以免水火之傷教之誨之以至室家之定洪惟恩義何以報
酬方忻遠養於釜鍾遽歎纏悲於風樹含玉痛之未衰荷
訓辭之再須俾即吉儀復居公次聞命惶駭撫襟涕漬昔

臣父之卒也童騃無知而不克服衰今臣母之亡也詔命強起而不許單顧則非唯爲子之職永失實恐移忠之道又虧有累於臣無補於國伏望俯回淵燭灼照悃悰俾終祥禫之期少慰昊天之慕則欲報之德下得盡其愚誠不呼其門上可全於孝理皇天白日臨照此心乞

再辭恩命表

臣質本迂疎才惟蹇淺行揭狂而可笑志愚直以自持聖考誤知屢加器使陛下過記特欲登庸不疑臣於積毀之中乃置臣於三事之地期國士之報雖敬激昂無王佐之才未有裨補昨者妖人妄作近臣詭隨久而無成反以爲亂下駭輿人之聽上貽聖慮之憂臣於倉卒之時還辱俎梪之命軍旅之事未之嘗聞忠義之心豈可苟免乃不辭而

往往固莫知其所為伏過悔過責躬畏天修德神祇享誠而陰
助士卒臨難而直前故得未踰二朞乃克元惡靖京城闕原廟
衣冠確爾不移儼然猶在此皆聖德之致人和所然而臣無微
勞之足稱受厚賞而莫可況念臣少始安於貧賤不以高華自期
仕寢幸於遭逢過叨宰輔之職滿招損則聖人之訓巖若驚之
道家之言常恐辱殆之旡內懷止足之計剏以大名而增秩又令華
使而臨門顧臣孤陋之資何以克堪其事伏望慇臣以衰老
而疎事察臣非飾讓以徼名勿顧反汗之嫌追還出綸之制

○為李侍中抗三度乞退表○李奎報

犬馬之齒已合歸休螻蟻之誠莫廻聰聽伏念
臣性若方輪而動昧推移材如散樗而不中制度既乏濟時之

用又無博古之能幸遭逍罕遇之辰驟沐不貲之寵侍中一品之官也臣已冒顔而處冢宰百僚之長也臣不量力而居地極台衡權兼風憲受爵則若盡登階級論功則猶蔑有毫毛自惟曠職之多宜早奉身而退然頃者邊陲未靜家國多艱雖至卅業屛跡之人罔懷寢席沾身之望況爲國相還陳引避之辭誰謂愚臣不作自全之計故雖高謝甘受衆譏暨臨解綬之年加有負薪之疾若又不退甚復何須承聖制之恩纖厚臣心之愧悉伏望特降允俞俾從閒適則殘骸養氣仗聖德以不僵餘喘偷生祝皇齡之高既乞

三度乞退表

伏念臣事莫通變而敎于執方丈不攄古而失在卑意徒以遭逢之幸謬忝寅亮之司門地之孤寒也

人既素輕言行之燥雜也世亦倫識暴起而相衆噪孔多但憑聖主
之至仁粗保人臣之卑位恩命之優渥厚矣朝廷之寄託重焉固當
耗竭筋骸憂勤寤寐擢倒一身之有少酬萬乘之知然本惟鈍
蒙甲以衰耗夙心尚在雖不移金石之堅淺器易盈詎莫効涓埃之
益緣祿太過而災田是生疾病交侵而身至漸殆越自去冬而衰
訴莫蒙寬詔之遣歸茲敢復陳期於得請何異贊江河之決未遑
捐草芥之微才之滿滿也既若茲老益昏昏也又如彼伏望特垂從欲
之慈俾就養痾之地○（柳榲密出榷 已辭職三表）竊以際會之間進退非易上不以奇
留為惠而露洩其短下不以冒處為榮而驗踣於終然後上下相知
情禮曲盡朝無曠官之誚人有遂性之宜伏念臣 非以才昇本緣幸

進文雖不能徇飾吏事經術又未潤色皇猷翺翔要津虛費賢路
還迫負薪之疾蓋懷覆餗之虞王言温密而慰訊滋深御醫旁
午而診視不絶淚盈襟袖感入肺腸雖賴聖人之恩靈苟延時月自
驚異昔日之形狀坐度朝昏苟循諸欲其若恩何敢未勇於乞閒但
自努於竭節今則體已疲而無拜跪之力步已澁而闕趨蹌之儀
既不得趨守官班又何宜卧廢公廩古者盧德移病兩漢帝寵
令就第裴度稱疾而唐皇許以在家雖惜其才賢而不欲訏遣
亦憫其老病而不使逼逐況臣本無補於經綸復久罹於疾疹
有何冀望而又遷延病冀遲廻久費浴池之恵困魚跳伏驟思游
海之心伏望示聖德之兼容委天光之旁燭俯從哀請許遂退藏○

乞退箋。李齊賢 臣於今月某日墜馬傷足不能坐立乞免職任者海嶠羣
首府散仰戴於靈山厩馬傷蹄詎可㕍驅於清路肆陳卑抱庸
蹟冒聰伏念鉛槧劣能斗筲賤品濫擾秉鈞之任敢忘粉身常
懷覆餗之虞有若茲旨果致元崇之足疾廉堪須賈之膝行呻
吟衽席之間匍匐丈尋之內茲蓋才微責重福過災生遭口吻之崖
黃勢難共處損筋骸於銜檗誠合退藏伏望吐溫然之俞音全
耄矣之殘喘三薰三浴拜孔光歸第之恩一壑一邱償弘景掛冠
之志。又伏念臣才為宰相之盲病類浮屠之躄經綸任重嘗懸秉
筆以昏昏釣履班崇還恐執圭而蹶蹶分甘鼈縮望絕鳧趨敢
思密勿之言強起艱危之步既以介牙重將臨視草廬中之喉舌

名臣奉傳芝檢光生閑閬聲動搢紳旣蒙眷遇之無前肯慮死
亡之在後然而功微而居高者必遭選積譏智薄而擾要者難免厚
誣雖厥疾之得瘳尚何顏而復進伏望察難退之懇憐垂盡之年
致令臣收六尺之頹軀避賢者路撤一簪之華髮送老于家

乞免書筵講說擧賢成事安軸密直李穀自代箋

致敬盡禮人君乃能得師推賢讓能臣子所
以補主臣頃承綸命久侍書筵擧止迂疎而未足以格非見聞鹵莽
而無益於取正臣猶知愧孰不忍欺而況素髮蕭條玄花掩翳
耳類許丞之重聽臂同杜子之偏枯春意軒墀苟不收桑榆之
晩景顚擠溝壑恐難保松栢之歲寒竊見僉議贊成事安某
密直副使李某清介無華端方有守學問高於東方才名動於上

國擇於二俊替此一恩重席談經彼得贊右文之化閉門謝事臣何
忘優老之恩

○○辭雞林尹表 ○○李達衷

竊以謂出任鄉貫者故有例誠宜未蒙
命先但臣禀受孱微少多疾病老而彌篤忍出守遐方不得保
安餘喘游泳至理不量權罪再黷尊嚴乞辭職任不勝兢戰者
用乖於世深慚六日之蜡聲聞于天倘恤九皐之鶴伏念系胄
孱微資材薄劣以祖先之嘗有教知臣下之所當爲潛心乎啓
沃之辭有意乎經綸之文諳人之學優則仕體物之窮蹇而通然素
禀之昏蒙而卒臻於鹵莽故無所用廻左于時幸遇英明方開
草昧愍臣孤寒憐臣蹇拙甄陞擢用每如一日九遷頌祝蘄傾
何止千秋萬歲負而無謟未能誒候於要津樂以忘憂祗自優

遊於盛澤濫受分憂之命顧微宣化之䏻政既難於親民理何敢
於補世行或使止或沮悲天意之何如動於中形於言申下情之
所以列鷄林之鉅鎮為鰈域之雄藩而臣無德可希卧閤彈琴
無才可效操刀製錦日侵尋於老境患風痺而未瘳時剝啄於
醫門求藥方而撤療苟如守其邊遠何以養此摧頹豈無蹟踵龔
黃賢之將以比肩稷契之輩伏望優納昇辭遞充重寄則事
天事佛祈福復於無疆訓子訓孫竭忠誠於永世。鷄林赴任後再辭表 伏
念臣之世家內外俱寒素無他技能但以句讀之学從事于國雖
無傑特驚世駭俗之為者亦無獲譴于家國君臣之際而衮衮
緜緜代不絕嗣臣之祖世基與其伯仲皆知名當世我忠烈王褒

崇儒雅親試一時文翰之士而科第之曰天場及第故相趙簡中
第一臣祖仲兄方衍爲第二其第三曰世基臣之祖也餘皆名流
上每稱之曰吾門生越大德己亥命故相金台鉉掌成均試中其
試券臣父禧爲魁上曰吾門生之子也早孤而傳父業爲可惜也
即日除權務職遂登第出入史翰歷仕累朝位至宰相臣承餘
澤忠肅丙寅之歲踵世科名優荷仁恩俾從仕宦遭遇聖明
不數年間擢置奉翊大匡之列兵興已來如臣者無所積聚
而城中舊廬爲紅賊所火無所寄寓退處山林者有年矣然
區區之心未嘗不在王室明窓淨几焚一炷之香寶錄瑤函
恒祝萬年之筭庶以此爲餘生日用耳豈意特頒鳳綍徵入

鴻樞驚惶赴召而拜恩僶勉隨行而懷恥將逃曠職之譏反
受分憂之命故再申辭未蒙允可敢專誠於半月常馳戀於
南山矧此邑一道之所會機務實多毀譽易聞訟牒而造既昭
然一正一邪決在一邊焉可以兩全兩偏幾今真邪已有恩讎
渴以真故不為恩失以讎故多歸邪君冠臣帶之相須非所敢
也甭俸民膏之或消是何免焉伏望諒臣之切切憐臣之斷斷遙
臣之所任遂臣之所布已辭判下筞○李穡伏念者布孤生詩書晩進謬忝
台鼎恒憂覆餗之譏利覲天庭終致失實之謗班行指笑閭
巷喧譁而穡也雖然閉戶以深藏面浮慚色安敢曳裾而高
步身近耿光蓋臣約束而下不從則臣不嚴下欺罔而臣不

知則臣不察不察則闇不嚴則柔天下豈有柔闇可當有爲之
時而處具瞻之地者乎所以不俟終日乃乞餘生伏望曲賜此懷俯
從所願則臣同居綠野吟風月之太平竊效華封祝君王之多
壽辭大司憲箋李詹伏念適屬前朝之季名在黨人幸賴 太上之知首
居原例謂將收用且使從便當 上王之辭位爲使介而朝天霜
雪脩途覺鬢髮居之皓白風波巨海任性命之浮沉觸感傷神積
勞成疾疾盛於胷膈之如擣氣濇于腿腫則難興而腑肢刺
痛之艱身其餘幾再廻從跋涉之役病既彌留顧將衰朽之餘
生偏荷雨露之異渥猥居政府濫挕憲司鳴鶴在陰雖切咊
聞天之響老驥伏櫪難伸知道之能況值可行之時悉爲無用

之物伏望優布寬仁許遂素願謹當雲吐霞納慕張子之養精日升月恒効詩人之祝壽

辭免起復龍山君箋　權近

竊伏念事君之忠事親之孝臣子大節不可偏廢而有先後短長之異故孝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傳曰事親日短事君日長此古昔聖賢所以原天理之正酌人倫之宜以立萬世之常訓者也臣於母在之日晨昏之養多所闕失今罹凶憫亦不致哀雖帶衰麻安於食稻乎職之孝永已虧缺是在禮法所當棄絶又伏念臣本無狀徒以章句末學濫竊虛名猥厠文臣之列濫爲學者之師爲日久矣今若冒榮短喪墮壞聖法以玷風俗則臣平日立身之本掃地盡矣將何術以裨國家又將何顔以訓後學哉奪情起復雖

非全無然有潔修之材治事之智者不得不然今者所以復臣爵位者非以使於潔修也非以使於治事也惟謂粗知文墨而已文墨之事不必任於公府然後可辦也雖在衰絰之中尚有朝命敢不研精竭力以供其職哉度臣之出徒壞禮法無補聖治臣之不出上可以供職下可以守禮臣子之道庶可兩全又況於禮父在爲母齊衰周年則臣衰絰之日甚期甚短効忠於 殿下之日爲甚長矣伏望恢擴大度俯察愚情還收起復之命俾遂衰絰之制以光孝治以勵風俗 又竊以孝爲百行之源是帝王教化之先務喪有三年之悰乃聖人禮法之大經無貴賤而皆同此古今之通義雖當金革而無避尚且麻絰之不除故後世奪情

之所爲盖一時變禮而非正韓魏公不以爲朝廷之好事史丞相用以招太學之群議幸遇聖朝特隆孝治禁臣庶易月之制伸人子終天之悲人紀以修風俗斯美伏念謟以趍時久玷華班而不恥据於營産常資利祿以爲生曾未荅於國恩遽自罹於家禍慈顔見背泣血摧心月行甫闋於三穀天澤忽霈於九霄俾仍封君且帶館職上有君命雖不可俟駕而内纏親憂又安敢脫衰而而出冒陳危懇敢乞終喪尚俞音之未蒙復新渥之存至十行綸綍之詔榮承批荅之寵章兩府政事之堂摧拜奩書之顯秩感銘既極愧報彌深顧無急時之用何必短喪而行雖曆恩之殊常愍公議之未合願循古禮以盡餘哀非茍欲其遯名

冀火禪於興化伏望推錫類之孝思寢奪哀於權典乙乙尹准 辭內禪牋

王世子臣某言臣性資愚魯學問未成爲政之方懵然無覺叨居儲副之任夙夜惕慮猶懼不稱何圖今日乃有付畀之命事出意外顚倒無措恭惟春秋鼎盛聖德方隆遽倦萬機欲以廟社之重委諸藐蒙之躬豈惟臣子之心倍切兢惶誠恐 祖宗之靈有所驚動且以國家而相傳實惟國家之大事忽遽乃爾中外臣庶罔不駭愕重念 殿下立臣爲後之時猶以不敢擅便奏于天子況以軍國之重擅授於臣臣恐事大之禮亦且有失矣伏望察愚臣之至情慮國家之大計以慰 宗社臣民之望乙 再辭 兌起

復箋

伏以數衽陳辭冀遵禮訓批章優荅尚沮俞音伏念臣嚴

父早逝慈顏是依斬渠偏膝下之憐遊宦奬手中之線蘭陵罰
酷空傷濮駟之難留風樹悲纏盖感林烏之不若唯跂及裊経
之中制底小酬鞠育之深恩甫過練期忽承綸命特除文史之
舊任又賜淳諭之恩言然三年通喪乃萬世之大法則一時奪禮
豈平日之可行此徒無補於聖朝實亦有虧於名教（讓位表 崔致遠）臣
以當國雖聲罍之蟠桃接境不尚威臨且夷裔之孤竹連疆本
資廉退矧假九疇之餘範早襲八條之敎源言必畏天行皆讓
路蓋稟仁賢之化得符君子之名坡籩豆饎田鍦弟寄戶俗雖
崇於帶釼武誠貴於止戈爰從建國而來罕致反城之釁而及愚
臣繼守諸患併臻始則黑水侵疆曾噴毒液次乃綠林成黨

競簸狂氛所管九州仍標石郡皆遭寇火若見劫灰滄海之橫流
日甚崑岡之猛焰風顛致使仁鄉變爲病國此皆由臣守中迷道
馭下乖方鴟梟沸響於鳩林魚鼈勞形於鰈水況乃西歸瑞節
則鷁艦平沉東降冊書則鳳軺中輟阻霑膏雨虛費薰風
是乖誠動於天實懼罪深於海久苦兵戎仍多疾瘵深思自
適其適難避吾親其親竊以臣姪男嶢是臣亡兄最息年將
志學器可興宗山下出泉蒙能養正丘中有李衆亦思賢近已
俾權藩寄用請國災然常廩一空津途四塞槎不來於八月
路猶復於九天不獲早託梯航上聞旒扆禮實乖闕情莫遑
寧臣每思量力而行輒遂奉身而退自開自落竊媿狂花

斷非雕鏤朽木所顯恩無虛受位得實歸。讓官請致仕表 伏以聖
君御宇必先塞彼倖門畏士省躬唯慮妨其賢路苟速官謗
是辜主恩臣少勵琢磨晩師揣縱不以一經介意粗於三畧留
心先皇帝念臣孤直試以諸難出分大將之威權坐受上卿之
爵秩北掃雪塵則胡羆不敢南牧南清鯨海則蛮諜無由北
窺伏遇纂臨宸極嚳諭戎藩旱旋鉞以分榮聽鼓鼙而
軫念謂臣有戢兵之奇畧察臣立降寇之微勞遂令位假中台
名編外相夢想既通於鳳沼威稜益峻於龍旌其後瀘水
波驚蜀山霧暗又蒙命臣口俞為師於彼旻遵薄伐得解倒
懸豈敢貪天之功顧銘鐘鼎秖緣因地之利剏建溝隍不料

當荊門失守之時乃楚塞宿兵之際忝總戎旃兼綰牢盆尋
提招討之權来撫句吳之俗遠憑睿畧深挫群兇解印海門建
牙淮甸上將軍之劉任首冠列藩大司馬之雄資先沾宥禮
揣顧踵而偏濡雨露扼咽喉而莫救涓埃且自黃巢憑淩翠
華巡狩仰天戮力定難當伏 王導之言終日痛心何止灑袁安之
淚及至成軍已出又緣奉詔却迴行藏雖順於綸詞進退實
慙於物論玉無慮於俱焚金亦憂於衆鑠幸蒙遜之以海量
照之以天光如見肺膓得保首領今者大憝奔逃上京克復氣
祲即當殄滅寰區永見廓清臣有忝登壇無能報國行當
耆齒居亦朝覲當年而靡憚勤劬晚歲而皆成疾疹不將

筋力爲禮既載前經苟或身心自難難逃後患伏惟知人爲哲
多士以寧遴英才而代處是邦俾微臣而退居散地幸遇舜風無
外漢日再中陛下既已除旰食之憂微臣亦希免夜行不息之譲西
北面兵馬使判中軍兵馬事表 金富軾
軍旅之事非書生之所知將帥之謀豈儒者之能
預臣壯而從仕既未效於長才老矣無能又何堪於大用倫榮竊
位廉恥貧衰省已知難但思克退況今黎民貧殘而財力俱
屈隣國橫恣而形勢自強非因循姑息之時實奮勵有爲之
日宜得一時之傑萬夫所望委以閫外之權符於帥中之吉然後
禍難不作安平可期如臣之愚無用而可伏望俯身而無逸謀國
以瞽疑顧得橫行恐樊噲之生事莫如自理取杜牧之論兵急

於慎簡以得人使之如謀而防患有能俾又期寢致於其昌
自知者明得以安於乃今已 讓參知政事升戶部事表 臣世系单平天資魯鈍
劃心學道自慊子夏之儒操翰為文未入相如之室因緣仕路
汙穢宰司鐵石心腸拒誓事君之直道斗筲器局迷經國之遠
圖當軸秉鈞孰云其可投閒置散皆謂之宜還沐異恩進
參大政官高則責必重名過則毀亦多既施命於外庭方見
彈於憲府風聞似實言之則謂當然浪說構虛訴者何甚甚
也雖聖判其曲直而物議屬其嫌疑只宜收拙以避貞豈可偷
安而懷寵伏望至仁天覆雄斷雷行調琴瑟以不膠反絲綸於
如綍大廈之構須揀用於棟梁駑馬既疲恐不勝其鞭策。

讓東宮侍講学士表 乙卯李之白

竊以太子之善在慎於近人学士之官固稱其高選是禮義所由出非文章不取他於漢所傳有劉向周堪之故事在唐之盛以叔牙無量為得人矧將王之在宥有冢嫡之元良聰敏如神蓋本生知而天縱光明於緝熙惟日就而月將炳然羽翼之成重矣宗祧之繫惟終始典于学宜左右得其賢如臣之愚賦性惟拙粗守古人之学有慚大方之家據經論理則昏冥瞑轉而不知歸下筆為辭則齷齪短陋而無足觀徒以奇遇於先代幸而濫竊於賢科縱誤聖知驟蒙拔擢豈期詞命之職遽膺藐蒙之人名浮於實烏可得無慚器溢則顛若之何而不懼況先進固多於賢俊又後生不乏於英豪康濟善述

通才也而見黜於中書知常高文大手也而久潛於郎署以公裕之能而尚滯稠人之後以權適之學而未得三字之除若此等流不可勝記皆臣所不能及是人亦復有言延以庸資猥當賢路群情駭矣而寞先衆口喧然而不腐此臣所以蹐跼難安彷徨未就敢陳丹悃控告嚴宸者也重念臣世篤忠誠家傳義訓臣祖之於顯廟三戰三捷而勳功臣父之於裕陵一心一德而底績靡墜克承於遺緒居常策勵於懦衷直道而行師心自信遇事輒言其臧否与人不肯於浮沈忤彼要權中於讒慝仰煩明主之至仁得有餘生於今日然精神既喪於無根之說學術又甚於蒙辱之中啓講讀於崇賢夫豈能稱侍謀聞於博望亦非所宜不

非引分而退安謂是貪榮而冒處伏望用才不適于宜必招尤而速咎一收命爲當於理何反汗之爲疑惘小技之易彰察至識之非儒更求博識之洪儒俾奉東儲之經席則重輝燭遠豈徒萬國之貞私義獲安抑亦微臣之幸也

謝同知貢舉表。李奎報

伏念臣叔家之性涉獵之儒講業未精若屢耕而求穫著詞多誤恒操末以續顛少本寡於聰明老益加於遲鈍粗將屬受之末學妄播翰音之虛名至忝聖知夙參朝綴豈意仁明之眷俾提選擧之權昔嘗典試於成均世多譏者今復主盟於宗伯孰曰宜哉爲貪自榮勉就斯任雖欲不迷於揀擇固難遍覃於昏愚士林之騰謗也猶可任聞聖朝之失賢也實非細事。

謝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左散騎常侍寶文閣學士表

伏

念天資拙訥人品妄庸為文多狂蕩浮夸之辭行己寡矜持慎重之
態世皆目薄行之輩臣亦無遠到之期久莫除官徒有戢鱗之嘆晩
方從宦尚稽驤首之驅幸遇昌期始忝要職雖容藥省之遊寧勿
花甎之步或玷泮宮之師席或司秘閣之天書此皆踰分之榮從難
讓處既曰業文之任幸或得居其帷幄預謀台衡無體本欲待經
綸之拔未宜容腐爛之儒況復預於貂璫而獲陪於輦乘臣本無
取效何有此除因反覆思之則臣唯於國之與遼朝交好已來專以文
翰委之常耗竭精思粗備不腆書牘而已若考績則此特委筆
通歡之薄勞也不足為切及受賞則乃與搴旗平賊者同昇而彼反
在下辭無可藉顏得無慙○

初度讓封王師表

沙門臣某言禪栖僻陋忽運

使者之舉聖訓丁寧將致師教之禮伏念性靈至淺戒行素虧早業宗乘心未傳於祖髓歷持名寺口徒費於土毛每緣國主之眷恩至躡僧門之峻品虛蒙雨露無補涓埃掛想山林常有拂衣之志貪恩輦轂尚稽飛錫之遊豈意宸衷遽遵舊典過錄朽殘之質欲崇體貌之儀自顧愚資福本微於盈眦如當大任禍何畏於生胎蔬蓋爲憂罔知所措況疾病老而彌劇故身體日以益衰雖欲勉從實難耐處伏望追還成命更擇異能世不乏人當有彌天之德臣終安分免貽代匠之譏。任相公濡讓拒密 副使吏部尚書表 雨露無私本不盡汪洋之澤瓶罍有局悲自貽傾覆之虞伏念早緣科第誤玷官班學不熟精無實假對驪之辭性唯質直慕右立

書馬之譴幸沐厚恩驟登重位十年批鳳於唐麻常踰涯分一日
放鶩於玉谷望極生平皆非由錐穎之才第自托葭莩之幸敢當異
獎又集羸軀俾綴樞司之峻資復兼選部之重柄若又冒處必
將疾顛昔者庾亮受中書乃拜章而牢讓羊祜遷開府亦抗表
以固辭此皆外戚之羽儀群臣之領袖非不任股肱之寄猶恐生肺
腑之嫌況臣無德可稱無勞可記雖天意之至公慴物議之喧沸伏
望追寢殊尤之寵更推英偉之人（讓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表 崔滋）伏念孤
寒寡助朴訥無文致兒輩斷句之末從未嘗經術以先祖興儒之餘
烈幸捷科名由四門入於玉堂歷兩階升於粉署刺史按廉之馳事
也駑駘逐電直講侍制之翔賁也鷽鳩搏風尋遷卿府始闢文

塲朝才莠棘之開閶暮即採薇而遣戍方辭朝列別滯御批仍
三字除祭酒之官出蜀拜司成之職兼持霜憲屢攫氷銜未遑
闡芸閣之天香而復殘花塼之日影於一年之五轉實千古之罕聞
矧今右攜之崇資最是中朝之儒望雖循資當受如臣愚者缺
然況越序無難奈物議之何若伏望更選老成之德俾充端揆之
司〻讓同知貢奉表〻李百順竊以易序拔茅詩稱代木呦〻之鹿聚食野苹皎〻之
駒縶留塲藿是薦賢而助國亦引類以立朝然而奔競風行公平
道息須借提衡之手可分抱璧之才夫豈冬烘所宜曉釋伏念小承
先業晩遇華辰拖紫紆朱幸諧文章之列抽黃對白不離詔誥之
司裁詞既慢若雲多草書撥忙如雨速豈期謬眷更賜殊榮去

夏用司馬之闈措顏無所今年掌春卿之試何力易堪皆謂無能為也自知不敢當之伏望收呈歌於下俚不聽哇聲委斤斧於公輸終成大廈。平章事李藏用讓門下侍中表。金坵 伏念才微峭鞕性滯恬虛但因手卷之勤粗避面墻而立經書閫奧雖未能於折肱翰墨膏腴頗嘗渭於染指幸逢盛際徧歷賢途忝華資於蓬館璧宮兼美拜於玉堂綸院納言宸陛鴻樞鳳閣之歷登結好隣庭鷄戟鴛鸞與之連奉久處論思之地訖微報效之能況殘年已迫於告歸而塞骨方期於就逸豈意蟬貂之極寵又加鴛鷺之巍聯任既難勝猶負重者伏望將延反於誤恩倘更採於多士漢家儒學豈戴馮之獨專唐代忠貞如稽勵者不少。尹克敏讓知樞密院事寶文閣大學士太子賓客表 伏念器

識庸虛文辭淺薄爰自龍潛之際幸叨龜遇之緣早居矢石之圍謹裁書檄多閱絲綸之寄至扼樞機乃招盈滿之尤嘗抱負薪之疾體氣衰羸而進退遑涉精神闇耗而應對跌蹉所恨逢盛代之重興未能致微勞而少輔函鷄乏一鳴之效跛鼈難千里之行徒慚豐廩之坐糜但冀殘軀之奉退何圖膺眷復授巍資崇政院中俾得知其事矣學士班上又加大以榮之甲以四員昵于二樞臣尚自驚於濫賞物誰不謂之妨賢伏望追收誤頒更詢僉議大明益著於能官罔浮厥職淺董唯甘於自局將適其安乞

大司成柳璥讓樞密院右副承宣
左右衛上將軍依前知制誥表

聽鼓則思方隨殊恩於天上挈瓶之智愧叨重委於山西寵觸以惟中宸之環衛廼上將之斗崇匹武

士之陪升雄偉必無健者況儒臣之帶處古今能有幾耶如臣
者粗業文章諒微智勇早貴聖明之眷偏更華緊之聯
義不忘君常憤季孫之擅魯忠以奉國竊希周勃之安劉
一朝奮勢以唱呼群士如期而鶩焉集殲蕩吳權之孽豎洗
清累代之腥妖孽乃乘陰消陽進之期人神共贊履否注泰
來之會社稷因休蓋由盛德之使然夫豈臣能之若是何圖異
渥寵越常鈞衆遇踰日接之三寵錫甚朝加之九俾典脣喉於
鳳陛仍兼首領於貔班將殞力以都劉權自知未稱銜微切而
市大賈人謂如何伏望旁招以廣得賢上符注意之求既登而
知降堦下獲禔身之幸乙大將軍同職讓知御史臺事表 臣自離母乳常聽祖言

仍諸縉紳無一毫不是君德尚利社稷雖萬死莫以親辭會臣
始仕之時是國多艱之日寸舌講和於強敵孤軍定難於逆民忠
孝兩全徽恩但祈於栝北功名萬幸殊恩直許以擯西諸侯笑
晏嬰身不滿尺長舊將笑栢直口尚有乳臭青衫數載愧登
漢傑之壇白首繁人虛老噲等之伍顧如栖署摠任霜威萬
乘之動止有所箴規百官之非違亦皆彈糾寧爾乎位必待其
人況今承爭戰之餘民情未定非舊有老成之德物望如何豈
意庸資謬膺斯寵伏望知人爲急恕物以宜聖德益明凡猷
所過者化庶官無曠文武各盡其能○太皇太后進 奉表○李穡 恭惟慈和毓
粹淑哲凝姿德配虞嬪早騰芳於彤管功高文母永流化於綿

區凡云同軌之邦盡展奉琛之禮臣儕居青徼生遇明時仰睹
月之麗天逾增企慕效纖塵之裨岳庶達勤誠遂馳尋尺之行聊
致遠方之産願矜至懇曲示兼容已伐女真取其地築設城池實入丁戶訖獻功表 林彥臣瓘言聖
上以東女真背逆作亂將欲問罪纘悉幸御西京於祖真殿前親
授臣鈇鉞臣受命分兵四道而行出軍急擊大破平定執等城池六
所奏依聖旨定名訖一曰鎮東軍咸州大都督府充一千九百四十八
丁戶二曰安嶺軍英州防禦使充一千二百三十八丁戶三曰寧海軍雄
州防禦使充一千四百三十六丁戶四曰吉州防禦使充六百八十丁戶五曰
福州防禦使充六百八十丁戶六曰公嶮鎮防禦使充五百三十二丁戶
各令守禦者聖人之德允合於乾坤仁義之兵已平其夷狄竊以

潛伏奧區寔繁醜類遠從甯祖曾之世嘗被我朝家之恩狠貪寖富其叛心犬吠頻肆於外戶侵軼闌塞寇擾士民先王故憤而欲伐陛下方繼而爲圖以兵危故始憚裁施以謀衆故終歸滯流然而策勝負者存乎熟知變通者貴乎時事機可乘聖智獨照先休吾士卒以觀其可用繼慮彼虛實以指其必擒乃命元戎亟行大戮而臣受節鉞之制擧鉦鼓而行氣動於軍威加於敵江河注壑寸膠不能以防之破石轉峯虛邪決然其破矣俘虜踰於半萬斬馘近於五千委積散於閭閻奔走交於道路山川險阻城池因得以高深原野膏腴田井亦從而耕鑿在昔人求而未得者今茲天與而既取之上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下足以雪朝廷積年之恥

且彼周王獫狁之伐漢帝匈奴之征所以拓土開邊而得為民去害比之今日宜在下風此豈微臣淺智駑材得成臣效實由陛下聖謨神筭坐定遐陬苟非其然孰使之矣伏乞命書史冊垂耀無窮